

虚受堂前汉书补注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曰賢智功之大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曰事類相從如

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温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漢書三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補注齊召南曰志屬有陽城縣汝南之陽城為侯國宣帝時始置此當是潁川之陽城

先謙曰潁川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某縣在

後不復出秦世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

淮陽陽夏蓋是楚郡所屬今陳州府太康縣治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傭耕謂受其雇直

而為之耕言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

悵然甚久曰苟

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

舉千里鵠音胡督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長利篇今使燕雀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與此意同秦二世元年秋

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補注先謙曰漁

陽漁陽縣今順天府密雲縣西南三十里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為其長帥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皆下

有次當行至蘄大澤鄉補注先謙曰蘄漢沛郡縣秦屬泗水郡今鳳陽府宿州南大澤鄉名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迺謀曰今亡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補注先謙曰史記索隱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

戍卒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補注先謙曰索隱姚氏按隱

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

曰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曰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

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

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師古曰燕音一千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曰為在

補注沈欽韓曰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後
虜荆王負芻獨始皇紀言二十二年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為荆
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推校陳勝
言或以項燕為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為是若先一年為秦所殺
楚人豈得不知乎先謙曰史記作或以為死或曰為亡今誠曰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師

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眾下有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九字官本顏注在宜上廣曰為然迺行

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

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曰鬼道威眾乎或但用人事

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暴起耳故勝廣曉此意則為魚書狐鳴曰威眾耳補注沈欽韓

曰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禳張湛注信鬼神與禳祥呂覽異寶篇荆人畏鬼越人信禳此卜者語勝廣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

無或字曉下衍其字勝廣喜念鬼補注先謙曰索隱念思也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織蓋四維而舉

之音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音普庚反又間令廣之次所旁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

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
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處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
結起也呼音火故反補注宋祁曰旁音步浪反王念孫曰張說是
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
也且構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構火狐鳴何
為乎沈欽韓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各立社即擇其木之茂者
為位故名樹為社又為叢也六韜略地篇社叢勿伐墨子明鬼篇
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為叢位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
恆思有神叢與此叢為社之證張說是顏說非也史記作篝火篝
構通用字方言篝謂之牆居郭云今熏籠也蓋置火其中使隱約
若燐火而為狐鳴也顏謂火結起解為束苴之義

亦非先謙曰史記次下有近字旁如字讀亦通 卒皆夜驚恐曰

日卒中往往指日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補注劉奉世曰案此諸詭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並日吳廣然則衍廣字王念孫曰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日勝而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上文皆曰陳勝王故卒指日勝而廣不與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眾而勝不與史記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日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是其證今本指日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師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口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補注吳仁傑曰左傳闔閭傷將指正義謂大指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於時有兩尉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語祁奚為軍尉謂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

爾將元皆訓大先謙曰索隱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

辱之曰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

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

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弟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成死者固

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

弟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

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眾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

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弟

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皆作第史記集解引

服說作藉假也第次第也與此異應讀藉為籍失之索隱以蘇說

為而戌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補注先

名即謂侯王之屬項籍傳眾欲立陳嬰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

為王嬰母言暴得大名不祥是其證也

求之而得徒屬皆曰敬受令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

不必肩胛

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補注

與我誅者袒右本書周勃誅諸呂又以為劉者左袒令於眾蓋左

右無所區別但以卜一時眾心之從違耳王氏應麟引儀禮覲禮

三十一

左右袒以證周勃事則陳勝師古曰呂所殺倉卒造亂得暇講明禮制乎尉之首祭神也為壇而盟祭呂尉首尉古曰呂所殺

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蕘蕘下補注

曰索隱先謙曰符離沛郡迺令符離人葛嬰補注先謙曰符離沛郡將兵徇蕘東

李奇曰徇略也師師古曰五縣名也攻銓鄧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

注先謙曰銓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鄧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苦今鹿邑縣東七十里柘今柘城縣北譙今潁州府亳州治銓鄧譙屬

沛郡縣苦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史記作北陳漢淮陽縣今陳州府淮

寧縣治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

郡守也令縣令也補注劉放曰案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疑

衍皆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先謙曰胡三省云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呂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

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先謙案陳是秦楚郡

治故有守有令顏說是也漢為淮陽國治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曰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

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革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

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補注劉奉世曰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先謙曰譙劉說是守丞顏前說是官本注革作車是

不勝守丞死迺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令召呼之皆

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

稷功宜為王勝迺立為王號為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

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號下無為字王念孫曰張耳陳餘傳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臆則劉說不誤先謙

曰張楚即大楚也廣雅釋詁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張大也號下官本無為字

將已應勝迺已廣為假王監諸將已西擊滎陽補注周壽昌曰滎陽屬河南郡在秦

為三川郡李斯子由所守葉德輝曰文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注引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先謙曰

滎陽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

江郡補注先謙曰汝陰縣漢屬汝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

可勝數師古曰聚音材喻反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

補注先謙曰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

人周市北徇魏地

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

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徵召也

曰上蔡人房君蔡賜為

上柱國

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補注先謙曰

上蔡漢汝南縣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十里上柱國楚官見齊楚策漢汝南有吳房縣本房子國是蔡賜封邑

周文陳賢

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

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涪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

視日如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天文家有視日旁氣周壽昌曰高紀應劭注周章字文此變文稱字下又云周章事春

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

千乘卒十萬

補注王先和曰張耳陳餘劉向傳並云周文將卒百萬史記淮南王安傳云周章之兵百二十萬蓋是當時號稱之數不如

此傳為得其實

至戲軍焉

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

秦令少府

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

悉發曰

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為好陽

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補注先謙曰陝宏農縣今陝州曹

陽詳地

二月餘

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二世元年九月周文兵至戲敗走二年十一月周文死此云二月餘與表

合陳涉世家作二三月亦約計之秦以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

十月為歲首九月至十一月凡三月也

曰黽音湏補注先謙曰黽池

宏農縣今河南府黽池縣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

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

師古曰召讀曰邵

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師古曰言為讎敵與秦無異補注宋祁曰案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先謙曰即此柱國也文偶異耳

不如因立之勝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

屬宮中

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補注先謙

曰史記正義成都蜀郡縣涉遙封之案以上文房君例之成都自是封邑然涉何事取名遠郡張說非也後漢南陽郡有成都縣當

即敖封邑故因

趣趙兵亟入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趙王將相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

曰勿令兵西出也

使使北徇燕地呂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

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呂得

志於天下補注沈欽韓曰案此仍策士之故智六國之所以亡者正以人人欲安坐而乘其敝巧為自便而蹙縮以至漸

滅張陳號稱國士觀其始終言論與宋義等耳項王云趙舉而秦強何敝之乘此固英雄也趙王呂為然因不

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

桀謂韓廣曰補注王先慎曰地字當在上文北徇燕下燕地貴人當為燕故貴人故貴人謂昔六國時燕貴人而今失

勢者如李廣傳故將軍之比若此秦時燕地無所謂貴人也疑轉寫者脫故字誤移地字實之史記地作故上燕下有地字即其證

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

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呂楚

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補注錢大昭曰

閩本又作獨無之字南監本作獨有之字王先慎曰史記與監本同無乎字先謙曰官本與閩本同韓廣呂為然迺

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

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補注先謙曰狄漢千乘縣秦屬齊郡

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

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迺立甯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且作旦暮守作圍秦軍

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自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

也盡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曰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己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曰悅郟東海縣也音談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索隱此時章邯軍未

至東海此郟恐當作郟正義郟今汝州郟縣地鄧說陽城人陽城與郟地相近先謙案陽城郟並潁川縣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南三十五里今汝州郟縣治章邯別將擊破之補注劉攽曰案是時章邯方至

是郟字下乃有郟下軍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

之五逢亦走陳補注先謙曰史記五逢作伍徐王引之云徐與逢

聲相近故字相通案漢書伍姓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

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音

趨又音秋慮音廬補注先謙曰凌縣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五十

里取慮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徐將兵圍東海守於郟補注先謙

縣今泗州盱眙縣西北八十里

守名慶郟東海縣今沂州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

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呂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

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補注錢大

閩本有敗字先謙曰史記臨作昭曰軍下

監於義為長疑字形相近而誤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

墳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勝之汝陰還至

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補注齊其御莊

賈殺勝已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

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

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呂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

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蠲補注沈欽韓曰吳語楚靈王呼涓人起新

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補注先謙攻陳下之殺莊賈復已陳

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

南陽復為秦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補注先謙曰上以陳為楚索隱

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已軍降秦秦傳留至

咸陽車裂留已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呂示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

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

州魚臺縣北欲擊秦軍濟陰下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定陶下据志

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則史記作定陶是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

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

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兵起補注

先謙曰官本兵起作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

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要散卒復相聚斂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補注周壽昌曰復相聚耳如兼訓斂則非矣先謙曰官

本注無次要字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番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青波即青陂也淮水注淮水東逕白城南楚白

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又東逕長陵城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輿地廣記蔡州襄信縣東北有襄信

縣一統志青陂在汝甯府新蔡縣西南接息縣界久廢復呂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

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迺之陳叩

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迺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

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

音火 故反 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補注周壽昌

曰夥史記作夥頤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

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案說文繫

傳裸字注引史曰裸乎涉之為王黠黠者也裸即夥亦無頤字但

夥訓多用為驚訝之辭無頤字則音義俱未足頤與貽音同西都

賦猶愕貽而不能階李注貽驚貌今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驚呼

曰阿噫俗轉作呵呀皆此 楚人謂多為夥補注周壽昌曰方言凡

音也從史記有頤字是 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補注先謙曰

郊楚魏之際曰夥 非獨楚語然矣 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補注先謙曰

語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

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已朱防為中正補注先謙曰

則防是 胡武為司過補注沈欽韓曰趙世家武 主司羣臣補注先

防之誤 靈王少置左右司過三人 謙曰司

讀曰 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已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呂付吏 勝信用之諸將已故不親附

此其所已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

勝置守冢于碭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三十家

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

師古曰至今血食者

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補注吳仁傑曰史通云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涉傳乃具載遷文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乎余案高帝詔楚隱王亡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世家初不著子孫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之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事正類此蓋使尸而祝之耳郊祀志顏注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宋景文作高朕贊云與文偶祠血食千古此為得遷固遺意蓋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韋昭曰臨淮縣補注先謙曰今徐州府宿遷縣西七里

初起年二十四

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

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云故楚將項燕之孫

家世楚

將封於項

師古曰即今項城縣補注先謙曰項汝南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

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迺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

其意又不肯竟

補注何焯曰藝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黥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蓋治兵置陣是

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其後往來奔命卒為人乘其罷而蹈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梁嘗有櫟

陽逮

補注先謙曰史記逮下有捕字索隱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

請斬獄掾曹咎書

補注錢大昭曰咎後為楚海春侯大司馬

抵櫟陽史司馬欣曰故事皆已

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

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補注王先慎曰事止梁一人不當云皆已皆字涉下文誤衍史記作得

已是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抵至也索隱劉伯莊云相憑託也語較明顯

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

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

師古曰言皆不及也

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

呂兵法部勒賓客子弟已知其能

補注葉德輝曰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楚漢春秋云項梁陰養士

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八百三十五引云項梁陰養死士九秦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

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

梁曰

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吳中弟子皆

憚籍

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弟子作子弟先謙曰官本作子弟史記同以上子弟例之此誤倒

秦二世元年

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

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作殷通姚

淵曰南史謝朓為侍中齊受禪朓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枕
 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王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王
 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案侍中每日應有人
 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為兼假若既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
 兼假蓋重其官不遽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
 此語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是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晏
 此注反增惑矣
素賢梁迺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

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補注先謙曰凌穉隆云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記守

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敘事迺別齊召南云案此傳與史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案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云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而北也
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

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
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懷王者時梁特令羽假其名以入後亦別
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迺戒籍持劍居外待梁

無所見
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眈籍曰可行矣
師古

曰眈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今書本有作眈字者流俗所改耳
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

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讐失氣也音章涉反補注錢大昭曰史記作惛伏案說文讐失氣言傳毅讀

若惛讐與惛古字通梁迺召故人所知豪吏諭曰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人

字案人字當衍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

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校尉比二千石軍

司馬比千石部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曰故不任公眾迺皆服梁為會稽將補注先謙曰言為會稽守也上

文云佩守印綬知是自為守郡守亦稱郡將故班易守為將史記作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

頻移反他皆類此徇下縣補注錢大昭曰此下縣與上文使人收下縣同漢紀作下邳縣非秦二年廣陵

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先謙曰廣陵廣陵縣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許應元云此別

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

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召八千人渡

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

補注先謙曰東陽臨淮縣今泗州天長縣西北七十里

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

說是也

居縣素信為長者

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素信謹稱為長者

東陽少

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

迺請陳嬰嬰

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

特起

應劭曰言與眾異也補注先謙曰蒼頭特起俱見上文為此軍容以示新起特異也

嬰母謂嬰曰自吾

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

師古曰迺汝也補注葉德輝曰集解引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閩本德藩本無

自字先謙曰官本無自字引宋祁云曰別本作自我為迺家婦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呂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

曰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軍下有吏字葉德輝曰德藩本有吏字先謙曰官本有吏字史記同此脫

項氏世世

將家有名於楚

補注錢大昭曰名閩本作功先謙曰官本作功史記作名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

人不可

師古曰言呂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補注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先謙曰其不訓此顏說為

優下名族乃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其眾從之迺其

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曰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曰為號也如瘡

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比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迺稱將

軍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韋昭云蒲姓也服云英布起蒲非也布初起於江湖之間案吳仁傑刊誤補遺臆斷蒲將軍為棘蒲侯陳武

今不取注文自比二字集解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

州府邳州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曰距梁補注先謙

曰彭城楚國縣今徐州府銅山縣治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補注

先謙曰軍上當更有嘉字史記有此脫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

謙曰官本重軍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

字史記同此脫郡補注先謙曰今歸德府夏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

治邑縣

陵梁迺引兵入薛補注先謙曰薛魯國縣今充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 誅朱雞石梁前使

羽別攻襄城補注先謙曰襄城潁川縣今許州襄城縣治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

師古曰陷之於阮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

從沛往居鄆人范增晉灼曰鄆音鄆絕之鄆師古曰居鄆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縣鄆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

時巢國補注先謙曰今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官本鄆絕之鄆作鄆江下縣作郡是 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

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 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

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已亡秦補注齊召南曰南公自是姓南索隱引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

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沈欽韓曰廣韻注南公復

姓六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陰陽五行事案即此南公也廣韻蓋據此傳南公稱以稱為南公名索隱三戶地名案左哀四年傳界

楚師於三戶紀年惠成王二十四年孫何侵楚入三戶今陳勝首

郭以為地名固有實徵然蘇氏望文為解於辭順也 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古師

曰蠡古峰字也蠡起如蠡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補注先謙曰蠡起索隱單行本作蠡午今本史記作蠡起王念孫以為史漢皆作蠡午說詳史記雜志

呂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呂為楚懷王從民望也

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補注先謙曰盱台臨淮

縣今泗州盱眙縣東北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

縣今濟甯州南五十里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

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

陽穀縣東北五十里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

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故齊

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追秦

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

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補注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

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聞呂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賀易呂利也梁救榮難

榮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呂初又可呂貿

易他利呂除己害遂背德可輔假呂伐齊故曰市市賀易也晉灼

曰欲令楚殺田假呂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呂買其計故曰市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呂角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間

呂求齊兵耳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作加初作禮是集解引齊遂不

張注不如下多依春秋寄公五字官本無故曰市也四字

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

補注齊召南曰案城陽當

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云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

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先謙曰成陽濟陰縣今曹

州府濮州東南城成通作齊謂非城陽

國之城陽是矣以為誤加土旁非也

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補注

先謙曰濮陽東郡縣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今大名府開州南

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

補注先謙曰定陶濟

縣西北雍丘外黃並陳畱縣雍丘今開

封府杞縣治外黃今杞縣東六十里

定陶再破秦軍

師古曰比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

音必寐反

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

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瑯邪縣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四字作是琅邪縣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

楚大破之定陶

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

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畱陳畱

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

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曰

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

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

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補注先謙曰鉅鹿鉅鹿縣今順德府

平鄉縣治

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

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閒名也

章邯軍其南

築甬道而輸之粟

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呂饒王離涉閒之軍

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師古曰徵證也

可謂知

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曰為上將軍羽為魯

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補注錢大昭曰皆屬下當有義字先謙曰集解引文穎云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詞猶言公子也冠軍者張晏云若霍去病功冠三軍

因封為北救趙至安陽雷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補注葉德輝曰史記作雷四十六日不進先

謙曰通鑑胡注索隱云傅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案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後魏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

在今宋州楚邱西北沈欽韓云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證之謂在已氏者是也一統志安陽在今曹州府曹縣東秦三年

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曰破蝱張晏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

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曰大力伐秦而不可曰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曰手擊牛之

背可曰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鄒

氏云搏音附言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蝱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似較顏說文義為順沈欽韓云羅願爾雅翼蝱有數種商

漸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蝱長大綠色殆如次蟬啞牛馬或至頓仆蜚蝱狀如蜜蜂黃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蝱大如蠅齧牛馬亦猛

據此是蟲有搏牛者沈說與鄒意合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不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

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

如虎佷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

鹽師古曰縣名補注先謙曰無鹽東平縣今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

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

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曰菽雜半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芋菽集解引徐廣云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索隱引王劭云半量器名容五升也是半本器名此言卒須食五升菽耳今無見糧不堪供食文本相承

贊說非也孟注斗字乃升之譌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曰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

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補注

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補注

先謙曰官本無宴字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

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

服也師古曰讐失氣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

是也補注先謙曰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

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假攝也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

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補注先謙曰當陽君英布河即漳水也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舡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舡於水中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舡作船先謙曰

官本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

官本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

蘇甬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

最爲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上也師古曰呼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

恐服虔曰惴音章瑞反補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弓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膝

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重諸侯將三字是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師古曰繇將軍兵皆屬焉

補注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爲句按史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

記云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

欽韓曰明史地理志順德府平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日卻退也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咸陽雷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

門爲司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

馬門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相國

趙高顓國主斷師古曰顓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

將軍熟計之

補注葉德輝曰熟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

南并鄢郢北阮馬服

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號

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

周壽昌曰注賜號馬服當作馬服君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

死師古曰卒終也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

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

竟斬陽

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

何者功多秦不

能封

補注先謙曰史記封上有盡字

因呂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

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

補注先謙曰史記茲作滋通用字

彼趙高素諛曰

久

師古曰諛諂也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呂法誅將軍呂塞責

師古曰塞

當使人更代呂脫其禍

師古曰脫免也

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

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

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

文穎曰關

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呂攻秦也從音子容

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謂鍤也古者斬人加於鍤上而斫之

也鍤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成名也補注先謙曰索

隱始成其名蓋是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康曰在鄴西三十里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注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

擊秦軍汧水上師古曰汧水在鄴西南音于補注錢大昭曰水經德府志汧水在臨漳縣西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

入漳其源出武安山今絕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迺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

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曰洹

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索隱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

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冢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迺立也官本注至下無于字

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將軍將秦軍行

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補注葉德輝曰史記月表作四十餘

萬行路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縣是補注先謙曰新安宏農縣今河南府澠池

縣東塔泥鎮是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秦中下多吏卒二字及秦軍降諸侯

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補注宋祁曰一本無重字先謙曰史記亦

無一吏卒多竊言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竊言下有曰字葉德輝曰德藩本有曰字先謙曰官本有曰字史

記同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補注葉德輝曰闕本德藩本章將軍下有等字先謙曰官本亦有史記同今

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補注先謙曰案史記又作必是諸將微聞其計補注先謙曰列子說符篇注曰微猶密也聞其計慮如此曰

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

事必危不如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至關下有中字擊下有殺字皆是疑本書奪文獨與章邯長

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

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

補注先謙曰史記屠作破

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

羽遂入至戲西鴻門

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鴻門坂在臨潼縣東十七里漢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

聞沛

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

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已語良

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

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

明日

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已待大王

閉關已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

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

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

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補注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

於是韓生說

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補注葉德輝曰集解引徐廣曰肥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饒可都已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宮室字引宋祁

曰新本秦字
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

見之不榮顯矣補注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

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補注

沈欽韓曰初學記毛詩草蟲經曰獠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先謙

曰官本如羽聞之斬韓生補注周壽昌曰法言重黎篇韓生作初

上無果字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

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

伐何呂得顓主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

呂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

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

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

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補注先迺分天

下呂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

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

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呂距塞漢

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呂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

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呂東至河

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

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補注錢大昕曰予謂此公非

老人之稱春秋之世楚縣令皆僭稱公楚漢之際官名多沿楚制

故漢王起沛稱沛公楚有蕭公薛公鄒公留公栢公漢有滕

公戚公皆縣令之稱此瑕丘公亦是瑕丘縣令孟說非也張耳

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

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

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

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

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日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

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

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

補注宋祁曰共一作兵先謙曰史記亦作共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

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

梁不肯助楚擊秦已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已封之師古曰

環音宦補注先謙曰南皮勃海縣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里番君將梅銷師古曰銷音火立反

在侯字下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

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已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

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補注先謙曰即墨膠東縣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自

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補注何焯

曰田儻傳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此云越殺誤也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

之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為齊梁

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遺羽亦改為齊梁反書梁即指彭越反梁地也先謙曰齊謂傳改齊趙為齊梁是矣下齊梁反書史記與此

同非齊趙也齊偶誤大怒迺呂故吳令鄭昌為韓王呂距漢令蕭公角等擊

彭越越敗蕭公角等補注沈欽韓曰蕭縣公名角通鑑直云蕭角似非時張良徇韓遺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呂齊

梁反書遺羽羽已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補注宋祁曰史記云

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先謙曰三王同受羽令而布遂殺之非史駁文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呂為

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願願大王

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呂復趙王請呂國為扞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

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

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

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畱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

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補注葉德輝曰劫史記作部先謙曰顏說亦非詳

紀在高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呂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補注先謙曰魯魯國縣今兗州府曲阜縣治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蕭沛郡縣今徐州府蕭縣西

北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

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漢軍皆南走山

師古曰走趣也

音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

師古曰睢音雖補注先謙曰靈壁至趙宋為縣今鳳陽府靈壁縣治

明地理志宿州靈壁縣北有睢河

漢軍卻為楚所擠

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多殺

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

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

漢王迺與數

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閒求漢王

師古曰閒行而求之

反遇楚軍楚

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

戰京索閒

師古曰索音山各反補注先謙曰京河內縣有大索小索亭詳志

敗楚楚呂故不能過

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請和割滎陽呂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

補注先謙曰歷

陽九江縣今和州治

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

迺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閒楚君臣

師古曰閒音居覓反

語在陳平傳項羽呂

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創也音千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創作瘡於是

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呂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

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縱音千容反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姓纂作從漢有將軍從

成公廣韻同作從何氏姓苑云今東莞人則此縱字俗加木旁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師

曰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葉並南陽縣宛今南陽縣治葉今葉縣治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

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薛公羽迺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

成皋補注先謙曰成皋河南縣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引兵

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

急出也跳音徒彫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跳作逃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

信補注先謙曰修武河內縣今衛輝府獲嘉縣治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畱止使盧

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

師古曰燕縣故南燕

國也屬東郡補注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

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

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

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

陳留外黃外黃不下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不重外黃二字

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

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

者呂其幼弱故係其父

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呂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

之皆爭下

補注先謙曰睢陽梁國縣今歸德府商邱縣南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

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

卒半渡漢擊大

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

前漢三十一
三
蕲嶽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昧皆作昧是注葛作曷羽軍至漢

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羽亦軍廣武相守補注先謙曰史

記云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迺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

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呂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一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

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之曰項羽堆亦呼為太公臺告漢王曰今不

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為兄

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

者曰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徒曰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

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先謙曰史記天下下有之民二字漢王笑謝曰吾寧

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劉攽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

乎錢大昭曰功臣表有樓煩將丁復蓋將樓煩之兵耳樓煩非姓名沈欽韓曰灌嬰傳斬樓煩將五人與此同也

楚挑戰

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

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

出漢王使間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間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

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

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

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補注王鳴盛曰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

監本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

故其敘事皆稱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漢紀亦皆有龍且史記高紀又以是役為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云從韓信擊

前漢三十一

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然則是役楚
所遣將凡三人矣項聲項它皆楚將其戰事散見諸紀傳中者甚
多觀高紀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
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它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則
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灌嬰傳降彭城虜柱國項
它其事在破斬龍且後相距甚遠項它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
死周蘭被虜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至彭城方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它也

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

在信傳補注先謙曰史記項羽紀序羽擊彭越欲阬外黃及漢破海春侯於此下與史漢高帝紀不合今傳移於韓信破龍

且前為是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

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

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固是史記高

紀羽紀本書高紀故作固說詳紀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

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今鳳陽府壽州治大司馬周

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

補注先謙曰漢沛郡浚縣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

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有美人名虞案婦人從夫姓即以己姓為名後世猶然

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鑠稱名曰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呂其色名之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師古

汝也日若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

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呂戲為旌麾

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呂五千騎

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羽至陰陵迷失道

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補注先謙曰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

欺也欺左迺陷大澤中呂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補注宋祁

曰東城縣名先謙曰九
江縣今定遠縣東南 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脫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也音土活反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

曰卒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補注錢大昭曰

快南監本閩本並作決漢紀同王念孫曰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
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亦作諸君葉德輝

曰德藩本作決先謙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補注先謙曰史

史集解本作快官本決補注葉德輝曰知我閩本德藩天亡

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孟康曰四下隕陔也師古曰隕音徒

山在烏江縣西北三十里直陰同反補注沈欽韓曰輿地紀勝四隕

陵山方輿紀要亦名四馬山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

刃皆在外也補注先謙曰史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
記云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
師古曰呼

叫也音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彼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

火故反

羽羽還叱之

師古曰還謂迴面也

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

音頻亦反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

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

臣瓚曰在牛渚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案在今和州東北

烏江亭長檣船待

服虔曰檣音蟻如瀆曰南方人

謂整船向岸曰檣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

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呂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為且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呂賜

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

之張晏曰曰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涪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借而縛之杜

元凱曰為但見其面非也補注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沈欽韓曰劉說是少儀云過於道見則面鄭注可以隱則隱則謂面為向也亦作佝說文佝鄉也

少儀尊壺者佝其鼻指王翳曰如涪曰指示王翳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作王署索隱引表又

作王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已財設賞音工

豆反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晉灼曰字通迺自劉王翳取

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音人九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餘騎相蹂踐爭羽相殺者數十

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曰封

五人皆為列侯補注錢大昭曰喜赤泉侯翳杜衍侯馬童中水侯勝涅陽侯武吳房侯漢王迺曰魯

公號葬羽於穀城補注何焯曰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為次將被以魯公號以正楚君臣之分也先謙曰穀

城說詳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補注高紀

曰功臣表有劉纏劉襄劉它三人其一羽紀云立武侯表不載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已為贊班固因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

洪溜澗是也

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

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補注先謙曰新書陳涉世家贊

四海下有之意二字文選同始皇紀作之志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

內立法

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

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補注沈欽韓曰呂覽觀表篇吳起

至於岸門索隱劉氏云河東止車望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聽讒人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案秦紀孝公下令曰三晉

攻奪我先君河西地是則魏先侵食秦地故得築長城自洛北有

上郡也自吳起去後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魏西境蹙矣齊策蘇

代說閔王曰衛鞅見魏王云云魏王大恐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此惠成王之世也然其地猶未

盡入秦世家襄王五年子秦西河之地八年惠王七年魏盡入上郡

於秦惠王十年正義案丹鄭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

圖陽縣東至河上秦策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

之魏戰勝威王兵罷敵恐畏秦獻西河之外此即襄王獻地之由

也韓非子韓策俱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襄

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弟補注先謙曰新書作惠文武昭襄王涉世家贊作惠文王武王昭王始皇紀

家贊作惠文王武王昭王始皇紀

作惠王武王文選作惠文武昭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

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已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反締音大

系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師古曰孟嘗君田文

趙有平原

師古曰平原君趙勝

楚有春申

師古曰春申君黃歇

魏有信陵

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此四賢者

補注先謙曰新

書史記文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

師古曰約

誓為從欲已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涉世家贊作連衡始皇紀新書文選與此同言離散秦之橫

連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補注王念孫曰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

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陳涉世家賈子文選脫楚齊二字

於是六

國之士

補注先謙曰衛微弱宋中山又先滅故止言六國

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

補注周壽昌曰呂覽不廣篇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甯越趙中牟人諡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人

杜伯之後亦見周策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師古曰召讀曰邵補注沈欽韓曰召滑楚策作卓滑聲之轉也齊

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為楚相先謙曰始皇紀作昭滑涉世家贊

作邵滑索隱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

仕秦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翟景王念孫以為即楚魏策

之翟強景強聲近引史記高祖功臣表杜衍疆吳起孫臏帶他兒

侯王郢人徐廣注疆一作景為景疆通作之證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

注王念孫曰易林益之臨云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

能當趙魏以強帶季蓋即帶佗二人為趙魏將故云趙魏以強但

未知孰孰趙孰魏也周壽昌曰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呂覽

不二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注云王廖謀兵

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

仰字作叩非也補注王念孫曰仰本作叩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

古注當云叩讀曰仰此四字不可於舉古今本則正文注文叩字皆

改為仰又刪去叩讀曰仰四字矣叩叩字相似故叩誤為叩若本

是仰字何緣誤為叩乎先謙曰始皇紀文選並作叩叩秦人開關

擊也於義亦通新書潭本作扣關與叩同建本作仰關

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

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

前漢三十一

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逃遁曰奔竄斯亦誤矣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懼作出引宋祁曰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懼又注逃遁官本作遁逃沈欽韓云新書作遠遁是也遁巡循皆一字鄉射禮賓少退鄭注少遠遁釋言遠退也郭注遠巡卻去也管子戒篇亦作遠遁晏子問篇作遠循莊子至樂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已困矣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補注先謙曰諸書天下下有諸侯二字官本注在費下於是從

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曰浮盾言殺人多也漂音匹遙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櫓大盾也或作櫓鹵又櫓之省文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

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

子即始皇父也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呂乘

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馬為喻也策

所已搃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馬也 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 威震四海補注錢大昭曰此句與下文餘威震于殊俗史

記新書震皆作振古字通南取百粵之地曰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頰首係頸

鄧展曰頰音俯師古曰古俯字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曰長

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卻音丘略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

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補注先謙曰涉世家贊作貫弓字同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

家之言曰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鋌如涪曰鋌音嫡箭鏃也師古曰鋒戈戟鑄曰為金人

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補注先謙曰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與此三丈異公作翁字同

然後踐華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因河為

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曰為固補注先謙曰川史記文選作谿新書作淵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補注沈

欽韓曰六韜金鼓篇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曰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

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曰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

是憲也眡隸之人如淳曰眡古文萌字眡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

及中庸補注周壽昌曰中庸史記作中人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

先謙曰文選注方言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穎曰墨翟宋人

先謙曰新書史記文選知作賢陶朱猗頓之富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

於猗氏之南賈撥王公馳名天下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疊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撥作擬是

反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

注王念孫曰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什故又誤作阡陌

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始皇紀

作什伯要驛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云

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

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什伯明矣陳

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

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

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當以作阡陌者為是不知
陳涉起於大澤乃為屯長時事非為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眈隸之
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
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
下文不類矣先謙曰新書潭本作偃起建本作俛起始皇紀作偃
起世家作俛仰文選作
俛起官本注俯作免 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師古曰罷轉而

攻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而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師古曰揭音

今讀之者為負 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讀曰響贏糧而景從師

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

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陳涉之位不齒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補注先謙鉏

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鍛服虔曰耨鉏柄也曰鉏柄及棘作矜矜

也耨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矜謂矛鋌之杷也鉤戟戟刃鉤

矜者也鍛鉞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耨及戈戟之

矜曰相攻戰也耨音憂矜音其巾反鍛音其列反補注王念孫曰

方言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為杖也淮南兵略篇陳勝伐樵棗

而為矜義與此同伐棘為矜即上文所云斬木為兵也徐樂傳陳

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

王傳適戍之眾鐵鑿棘矜義竝與此同師古云以棘為戟非也下

文鉤戟長鍛乃始言戟耳先謙曰史記不敵作非銛文選同一作

非銛新書建本作不敵潭本作非銛銛銛字同官本

脫注耨鉏柄也四字謂上無謹字其列反作山列反

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適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音迺朗反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何也補注先謙曰新書史記無何字文選並無也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

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比權量力補注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

量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曰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小作之引宋祁曰姚本注

文之作小先謙案官本注文在上句下

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補注先謙曰新書招作序始皇紀文選同陳涉世家作抑官本注鄧展蘇林互易百有餘年然

后呂六合為家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也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

日墮毀也音火規反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補注先謙曰此上史公用為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

陳涉世家贊下則項羽紀贊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賢大夫作賢人也項羽紀集解引文穎云周時賢者則官本是大夫二補注錢大昭曰童子古瞳字也說文本不從目

字有誤舜蓋重童子補注沈欽韓曰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

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楊倞注尸子曰舜兩補注項羽又重童子師古

眸子是謂重明淮南修務訓亦本尸子語

子日之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

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灼

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補注先謙曰

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

并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

羽出師古曰繇號為伯王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

也師古曰近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

古猶未代勝之地而都彭城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舍關中形而怨王侯畔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補注宋祁曰舊本

王先慎曰史記始作謂是欲弓力征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開塞篇湯武致強經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力征諸侯者退德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補注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身死東城尙不覺寤不自

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傳第一 終 漢書二十一

張耳陳餘傳第二補注 漢書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陳留郡浚儀縣古大梁秦時蓋屬碭郡今開封府祥

符縣西北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嘗

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外補注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命爾

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其夫視之若庸奴時故賓客

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王楙云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削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王念孫云徐廣注一云其夫亡也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字在其夫下引本書為證朱一新云此當讀嫁庸奴為句亡其夫

去抵父客為句言所嫁者乃庸奴因逃其夫而去抵父客也亡訓

甚辨但史嫁字諸本皆有之臆去究嫌武斷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

决嫁之

師古曰請决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已故致千里客宦為

外黃令

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宦魏為外黃令是也必有魏字以別於秦漢書刪之即下文秦購耳以千金不明矣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

補注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載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之證

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中山縣秦時蓋屬代郡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富人

公乘氏已其女妻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八字

餘年少父事耳相與

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托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為布衣時

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補注先謙曰史記秦滅魏下有數歲已聞此兩

人魏之名士也句

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曰自隱吏

嘗已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攝作躡之

吏去

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

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

士卒曰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

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

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

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樹立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曰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矣

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師古曰與相知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傑皆作桀願請奇

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曰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

校尉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上史記有邵騷為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為右丞相下有邵騷為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於事

情不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補注先謙曰白馬東郡縣今衛

輝府滑縣東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北縣說之有白馬津詳志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曰秦為亂政虐

刑殘滅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殘賊北縣說之通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

之成服虔曰山領有五因曰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

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

也臨賀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

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

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

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領者

此也案漢志鐔城縣屬武陵郡南壑縣餘干縣

並屬豫章郡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

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斂之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頭數出穀曰箕斂

於衢注箕會曰箕於衢會斂

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曰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

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反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曰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補注劉奉世曰案陳勝

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先謙曰官本注地作也

張楚即大楚說見陳勝傳但言張楚人不通知故稱張大楚以顯其義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

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

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補注

曰范陽漢涿郡縣秦屬漁陽郡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先謙

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君補注齊召南曰案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

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諡漢書改高祖為皇帝當矣又說武信君曰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

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補注先謙曰邯鄲漢趙

平府邯鄲縣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又聞諸將

為陳王徇地多曰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曰為將軍而曰為校尉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

師古曰非不也補注先謙曰言非六國後人皆可王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

音憂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不王無曰填之師古曰填且陳王

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願將軍毋失

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曰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

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補注錢

相國當作柱國陳勝傳云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史記作相國亦誤周壽昌曰當造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尊者稱

之非誤也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

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

楚意特曰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

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曰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曰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師古曰騫音烏黠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趙王迺與陳餘北略地燕界補注王先慎曰傳例敘事不書姓陳當為耳之誤史記正作張耳陳餘下

又言耳餘患之尤耳同往略地之明證
此不得單言餘也先謙曰官本陳作耳
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要劫之令割
曰間出謂投間隙而微出也
燕囚之欲與分地趙地輸燕和解也
使者往燕

輒殺之曰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
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曰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

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
人字非也廝音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為廝炊烹為

養案廝即斯詩斧以斯之斯本字廝後起字也史記舍作舍中索
隱漢書作舍人即顏所謂流俗本然謝其

舍非對人言而何顏斥為俗本亦太泥
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補注宋祁曰別本為舍中人皆笑曰
字作謂先謙曰為謂字通史記無二字亦通

使者往十輩補注先謙曰史皆死若何曰能得王師古曰若汝迺
記作十餘輩

走燕壁師古曰走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
趣也音奏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

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亦各欲南面而王
古曰箠謂馬撻也音止樂反

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呂長少先

立武臣呂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

呂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况呂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

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呂為然迺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

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補注先謙曰石邑漢常山縣秦屬邯

鄆郡在真定府獲鹿縣東南秦兵塞井陘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未能前秦將

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

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

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呂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

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迺不為將軍下車請追

殺之良呂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

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補注先謙曰據史記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

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

欲附趙難可獨立趙後輔呂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

昭曰獨字下南監本閩本俱重立字先謙曰官本可就功師古曰

重立字是也史記亦作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苗裔也信都襄國

迺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

邴曰乃舊本作仍非是王念孫云說文仍從乃聲字亦相通周官

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字古通作乃

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為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

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傳乃字據蜀論衡道虛篇

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

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

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補注何焯曰徙民耳與趙王歇走入

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

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四字

饒王離

師古

曰饒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

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騫陳

釋往讓餘

師古曰讓責也補注先謙曰史記釋作澤字通

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

耳且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

師古曰胡何也

且什

一二相全

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補注先謙曰官本什下有字引宋祁曰別本無有字錢大昭云南監本闕本作且什有一二相全先謙案史記亦

作且十有一二相全有有字者是

餘曰所已不俱死欲為趙王

張君報秦今俱死如已肉餒虎何益

師古曰餒飢也音於偽反

張騫陳釋曰事

已急要已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願已無益

師古曰願思念也

迺使

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

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云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云作也

至皆

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兵字得

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

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

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曰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曰為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曰

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愕不受

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

趨出耳遂收其兵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耳字引宋餘獨與麾下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

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

稱譽也補注劉效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

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先謙曰雅常也言常遊

是以多為人所稱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師古曰治為治處也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南餘客多

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呂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

即呂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

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遣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曰項

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迺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呂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

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

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立是呂狐疑莫

知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補注王先慎曰天官書在齊甘公即晉說所本藝文志楚有甘公

史正義引七略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徐廣云甘公名德也略本魯人案齊楚魯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甘公亦非秦漢間

人疑習其業者傳之先謙曰王說是也天文志載此事作客謂張耳云云是班氏已知其不合此依史記錄之以存疑也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疆

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上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上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

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迺言方圍廢上

時耳謁漢王隔已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

參錯不同疑傳誤也補注先謙曰高紀元年五月圍章邯廢上二年十月耳降漢廢上尚未破至六月方破廢上紀傳並無參錯顏

說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

立呂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畱傳趙王而使夏說呂相國守

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

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迺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

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

上蘇林曰泚音祇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祇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祇敬之祇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祇之祇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補注沈欽韓曰明志真定府元氏縣西北有封龍山泚水所出下流入胡盧河趙州志泚水自元氏縣南

境流經臨城西柏暢亭將至城五里許斷伏不流二百餘步復出東流經釣盤山下入河俗名三斷綠楊河

歇襄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景德本無此七字劉四年夏立

耳為趙王補注沈欽韓曰史表在五年秋耳薨補注朱一新曰異

五年十二月乙丑薨高紀五年正月諸侯上疏已有張敖名諡曰則耳之薨在正月前可知表作十一月是也此秋字當作冬

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

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腳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

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竝起能者

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

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曰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

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補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

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師古曰言何事為迺汗染王

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補注

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先謙曰無南垣縣名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

曰伺高祖補注劉放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廁中故云置廁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埃十里一置錢大昕曰廁與側同非廁圜之廁

也伏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先謙曰置劉說是也解見田儋傳上廁錢說是也解在汲黯傳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南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

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

為檻形謂曰板四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

周之無所通見刺熱身無完者應劭曰曰鐵刺之又燒灼也音彭他皆類此終

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曰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

下豈少迺女虜師古曰迺汝也廷尉曰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曰私

問之張晏曰曰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曰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

知之師古曰泄音薛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生同縣而又相識也此固趙國立名義

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泄

公師古曰復與者編竹木曰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蒸委困故曰復與處之也復音鞭叩讀曰仰補注先謙曰公羊

文十五年傳注竹篋一名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

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

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曰論死豈曰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顧為王

實不反師古曰顧思念也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曰王不知狀補注先謙曰以

字句絕謂本根所由也史記作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曰報上上迺赦趙王

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多

也猶重故赦足下高曰所曰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

矣師古曰塞當也滿也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迺仰絕亢

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嚙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此下有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四字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曰為配

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迺云尚公主與尚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曰主

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補注王引之曰索隱韋昭云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

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案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為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

誦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為配

諸客皆已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

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已母禮事之補注齊召南曰案顏注高無理惠紀中劉攽已辨之矣先謙曰劉說非也詳惠紀高

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補注劉攽曰復字疑衍呂太后

立敖子偃為魯王呂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呂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憐

其年少孤弱迺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補注先謙

曰史記前婦作他姬表壽作受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

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補注先謙曰表偃薨子歐嗣歐薨侯子生嗣此傳薨下脫子歐嗣薨四字

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師古

曰睢音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子昌嗣下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補注先謙曰表云坐為太

常乏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

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信死補注先謙曰然信猶

然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

謂曩昔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戾違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張耳陳餘傳第二

終

漢書三十二

新華東新書卷二

庚子年

庚子年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補注先謙曰官本韓下有王字是

漢書三十三

漢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子今此魏豹魏咎皆

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涉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故國子孫惟

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天下鑿是故徙諸豪族於關中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

魏

文穎曰魏大梁也

為庶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家人義同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

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

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迺見

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迺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

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

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同還也

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

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補注齊召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即此臨濟為魏咎

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先謙曰言非干乘狄縣安帝更名臨濟者也與田儂傳互證平丘在今大名府長垣縣

西南五十里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補注劉奉世曰田儂傳儂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儂臨濟下非遣田巴也章邯遂擊破殺

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

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補注先謙曰

高紀豹自立為魏王時項梁初死懷王徙彭城項羽亦尚無立王之權顏注謬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

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

補注先謙曰平陽河東縣在今平陽府臨汾縣西南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補注先謙曰臨晉馮翊縣今同

州府大荔縣治豹已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

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

補注先謙曰高紀張晏注緩頰徐言引譬喻也酈生至豹謝曰補注錢大昭曰至南雍本

往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

篇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駟馳而過卻也據此則謂馬也今漢王嫚

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

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曰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

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

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補注先謙曰在今青州府高苑縣西北故齊王田氏之

族也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

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曰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

偽非也陽即偽耳不當重言之補注王念孫曰為古通作偽結字多淮南衡山傳陽偽即陽為史記作為本字也漢書作偽借字也

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為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為而反以古本為俗本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僖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僖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

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僖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僖於臨濟下補注先謙曰此臨濟解見豹傳僖從弟榮收僖餘兵東走東

阿補注先謙曰東阿東郡縣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齊人間僖死迺立故齊王建

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已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

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亾走楚相角亾走

趙角弟閒前救趙補注王先慎曰史記救上衍求字當依此訂因不敢歸榮迺立僖子

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

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

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補注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

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趙亦不殺田角田閒補注先謙曰趙殺田角等則齊出兵有

若市易今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蝮蠱螫人手足

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曰為蝮即蝮也博

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

如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

蝮之類也呂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蝮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

蝮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蠱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蝮音許

偉反擘者人大指也音步歷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訓蠱痛

也史記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

將亾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

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董份云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

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齧齧非特蝮螫之害

身也故曰何為不殺注諺先謙案瓚說與上下文不貫董說亦非

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曰齟側齧也齬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齟音

蝻齬音紇齬音五絞反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師古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

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

治卽墨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卽墨膠東縣在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

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

補注先謙曰臨菑齊郡縣今青州府臨菑縣治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

補注先謙曰博陽卽泰山郡博縣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

榮呂負項

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得王

補注王先慎曰漢當作楚齊不出兵章邯果殺項梁破楚兵是榮不肯助

楚非不肯助漢也史記作不肯助楚趙攻秦楚字是而趙字亦誤先謙曰官本作助楚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

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

呂距擊田都都亾走楚榮畱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

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

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

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

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補注先謙曰顧炎武曰知錄云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

城陽國治莒齊王上城陽郡朱虛侯為城陽王及韓信追田廣至城陽皆此地齊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社稷走而之城陽

之山中安平君以徹卒七千拒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

復反則齊時已名城陽矣先謙案城陽今沂州府莒州治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

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呂故

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

定齊三年間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

華音戶軍歷下呂距漢張晏曰濟南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

化反 前漢三十三 四

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

師古曰縱放也

且遣使

與漢平

師古曰方欲遣使

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

相橫曰酈生為賣已而亨之

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

廣東走高密

補注先謙曰高密高

密縣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

橫走博

蘇林曰泰山博縣補注先謙曰史記博作博陽下同益證田安所治之博陽即博縣

非汝南博陽也

守相田光走城陽

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

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閻反

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

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

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補注先謙曰今泰安府萊蕪

縣西北四十里

橫亾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師古曰言

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

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

補注陳浩曰案史記作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乃曹參事與灌嬰破殺田吸同韓信未身至膠東也

灌嬰破殺

齊將田吸於千乘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補注先謙曰千乘千乘縣今青州府高苑縣北

遂平齊地漢

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隰中

韋昭曰海中曰隰師古曰音丁老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云

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先謙曰唐東海縣在今海州東北元和志小鬲山在東海北六十里田橫避漢所居也三面絕壁

皆百餘仞惟東南一道略通行人案小鬲山今南直海州東高七百二十丈周圍十餘里去岸二十餘里中可居千餘家其上累石

為城謂之田橫固

高帝聞之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

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

海隅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曰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補注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

亦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眾哉

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雒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至尸鄉廢置

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廢置謂置馬曰傳驛者補注周壽昌

曰續志引帝王世紀云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於尸氏即其地也先謙曰官本師古作應劭是偃師縣屬河南郡今河南府偃師縣治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

貴曰賤為本高曰下為基是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

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曰欲見

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

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知作觀先謙曰閩本是史記作觀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云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

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焉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更

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呂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班以有呂二字屬

下讀呂字不另作句苟紀嗟乎下省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有字更下加立為二字豈非作豈不

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曰王者禮葬橫補注王先慎曰案正義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曰橫之客皆賢

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

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補注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

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爲此解不知

因司徒訛爲申徒因申徒又訛爲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

致不同非韓王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補注齊召南曰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爲秦所滅少子蠆虱生信先謙曰索

隱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鼂錯云孽子悼惠

王是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城君爲韓王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作橫陽君成先謙曰官本作君成

是史記司欲曰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曰韓司徒徇韓地得信曰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

關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

遷也補注先謙曰二字史記作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

呂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

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蠶與鋒同鄉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高紀拜韓信為大將軍問以計

策信對曰云云與此微有詳略韓彭英盧傳並無此語不知師古何以云然史記韓信說漢王曰云云集解徐廣云韓王信非淮陰

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誤從傳為長先謙曰高紀及史記信傳並作及其鋒据鄭注所見本亦作鋒故知蠶是借字 漢王

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

皆就國韓王成呂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

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

令鄭昌為韓王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陽城二字昌

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

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

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

師古曰降楚之後復得歸漢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

漢復呂為

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

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補注

先謙曰以潁川為王都

六年春上呂為信壯武北近鞏雒

師古曰鞏即今鞏縣補注先謙曰史

記北上有王二字鞏河南縣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雒即雒陽

南迫宛葉

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

葉音式涉反補注先謙曰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治葉今葉縣南三十里

東有淮陽

補注先謙曰淮陽漢為國今陳州府

淮寧縣治胡三省云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於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

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

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呂太

原郡為韓國徙信呂備胡都晉陽

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今太原府太原縣治

信上書

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先謙案今朔平府朔州治

上許之秋匈

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

師古曰閒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李奇曰言為將

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補注周壽昌曰專死者輕生故不為勇專生者惜死故不能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曰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

朕所已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已安存責其有二心補注先謙曰言處安危存亡之地

專死專生二者皆非朕所望責其竭智勇以禦敵不可輕生亦不宜惜死也顏注微隔信得書恐誅因與匈

奴約共攻漢曰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補注劉攽曰

與字周壽昌曰曼邱姓臣名兩人皆白土賈人見陳豨傳先謙曰史記亦衍與字本書高紀誤同惟史記高紀無與字立趙

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散字而與信及

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曰南

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補注先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補注先匈奴復聚兵樓

煩西北

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縣今代州崞縣東北

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

追北聞冒頓居代谷

補注先謙曰此主父偃傳所謂匈奴聚於代谷之下也水經灑水注代谷者恆山在其南

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史記作居代上谷正義云今媯州王念孫云代谷去平城近上谷去平城遠漢沮陽為

上谷郡治即唐媯州張說誤

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補注先謙曰平城雁門縣今大同府大同縣東

上白登

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

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

猶有壘壁先謙案山西通志漢高祖被圍之白登一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一在城北百餘里要以城北者為正今隸陽高縣

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闕氏

師古曰闕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闕氏說

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稍引

去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稍字引宋祁曰景祐本有兩稍字案史記亦不重稍字

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補注先謙曰章衡云李注非

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沈欽韓云全兵

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通典兵篇引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周壽昌云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以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禦弩矢也先謙案沈周說是而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

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稀補注先謙

曰事詳稀傳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補注先謙曰今大同府陽高遺信書

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

曰大王所知今王已敗亡走胡補注先謙曰已即反也史記作以非有大罪急自

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

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呂城降之此二

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

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

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

信引之曰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補

注先謙曰言二人無罪然一死一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胥所曰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償音奮孟康曰償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

償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師古曰貴僕之

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日夜願一起盲人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

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縣名

為縣名無可取證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頽當及

嬰率其眾降補注先謙曰据表漢封頽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

嬰為襄城侯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補注先謙曰表孫無子國絕嬰孫曰不敬失侯補注先謙曰坐許

子失名孫名則積當孽孫媽鄭氏曰音隔陵之隔師貴幸名顯當世補注先謙曰

古曰鄭音是也音偃見倭幸傳

媯弟說師古曰說呂校尉擊匈奴封龍頡侯師古曰字或作維補

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感而賞寬見劉向傳後坐耐金失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孔武

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

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

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耐時使少府省諸

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焉蓋緣諸侯之不從

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復呂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者百餘人而尊式為御史大夫復呂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維侯後為

饒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雜作額案饒即說形近訛字史記亦云再封為按道侯與本傳合

師古不加訂正尚致疑詞非也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

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掘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

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

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

呂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曰巫蠱見誅其

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呂追寵說也迺復封興弟增為龍頡侯增少為郎諸曹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

世貴幼為忠臣補注周壽昌曰幼為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

書趙溫傳辟司空曹操子不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

實免官時操封武平侯是知功臣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

然操奏劾人豈自稱為忠臣耶鮑昱傳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

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

孫拜郎中案續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為司隸校尉父為太常其

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稱忠臣本書吳芮傳高祖定

著令稱芮為忠功臣之名忠臣或肇於此藝文志于長天下

忠臣九篇注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事三

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曰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

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

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頡侯薨子持弓嗣補注先謙

共持弓王莽敗迺絕補注周壽昌曰新莽時

作敞弓尚紹封至東漢始絕也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而炎黃

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埽地盡矣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

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

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

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

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曰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終漢書三十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韓信淮陰人也

補注先謙曰淮陰臨淮縣今淮安府清河縣東五里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賓於鄉

里逐於州部韓非問田篇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楚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案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信

以無行故不得推擇也

又不能治生為商賈

師古曰行賣曰賈商坐販曰賈

常從人寄食

補注

沈欽韓曰方

其母死無已葬

補注宋祁曰或無其字

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

置萬家者

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

信從

下鄉南昌亭長食

張晏曰下鄉屬淮陰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南昌亭在淮安府西三十里周壽昌曰索隱引楚漢

春秋南昌

亭長妻苦之

師古曰苦厭也補注王先慎曰案亭長上當有數月二字下文信謂亭長曰公小人

為德不竟明從食之日久矣若無數月二
字則與下語不合史記有班氏刪之非也
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

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韓侯釣臺在淮安府山陽縣北 有一漂母

哀之飯信韋昭曰曰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 竟漂數十日信謂

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補注何焯曰博物志云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詞案索隱引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而

俗人遂以信為韓王後 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又字非承上文之詞

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釋見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亦無者字可先謙曰史記

少年上有屠中二字 雖長大好帶刀劔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

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 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

亦俯字師古曰俛 一市皆笑信曰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劔從之師古曰言

直帶一劔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 梁敗又屬

更無餘資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項羽為郎中信數日策干項羽補注宋祁曰羽弗用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補注周壽昌曰功

臣表作連敖典客索隱云典客漢表作粟客知票本作粟功臣表

如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也時功臣內以

連敖起家者尚有柳丘侯戎賜隆慮侯周竈河陵侯郭亭朝陽侯

華寄若煮棗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補注宋祁曰或無此上字錢大昭曰

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天子南監本閩本作天下先謙曰官

本作天下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

史記同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已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補注周壽昌曰至南鄭為高

王都南鄭諸將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量上不我用

即亡何聞信亡不及日聞自追之補注沈欽韓曰許彥周詩話蜀

陰處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

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數十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十數据上文則數十是也官本已作以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師古曰願思念也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補注宋祁曰或無久字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

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已為將何曰雖為將信

不留王曰已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

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已去也必欲拜之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必欲上皆有王字先謙曰官本有王字史記同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已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已拜上坐補注先謙曰官本已古字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呂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料量

曰鄉讀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

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

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王念孫曰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

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唯言非獨大王以為大王弗

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並有君賜唯記三年喪受命也

能之天注曰唯當為禹荀子性惡篇法無大不能仁義法正為固無子喪受命也

於天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並有君賜唯記三年喪受命也

亦無先齊大王史記張儀傳所甚說者無大不能仁義法正為固無子喪受命也

者無先齊大王史記張儀傳所甚說者無大不能仁義法正為固無子喪受命也

文信下之也唯字古多借作唯少儀並有君賜唯記三年喪受命也

臣下皆敬憚唯有天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楊雄傳唯其人

前漢三十四

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唯亦讀為雖文選解嘲正信亦曰

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

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

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項王見人恭

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

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予蘇林曰利音利角之利利與搏同手弄角說不忍授也師古曰利音五九

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曰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補注齊召南曰案諸侯歸逐其主自王善地即

指田都王臨淄田市王濟北臧荼王燕司馬印王殷張耳王常山

皆徙其故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

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

田市及臧荼殺韓廣事乎

田

怨於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呂威王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彊

下奪服字新序善謀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也

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

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曰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曰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補注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眾亡不離散而敗也先謙曰

索隱引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將司馬欣董翳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

此三人痛於骨髓補注先謙曰史記於作入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

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咸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妾不以慈戶

知之即以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耶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是漢王大喜自曰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署置

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補注先謙曰陳倉扶風縣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定三秦二年

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補注王念孫曰今當依史記作

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先謙曰西漢年紀考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先謙案史記作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各為一事未嘗不漢兵

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補注先謙曰史記發作收是也高紀亦云收兵與漢王會若關中之兵權在漢王蕭相非

信所得也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師古曰索閒音山客反呂故楚兵不

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

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補注先謙曰齊未嘗與楚和此及史記並衍齊字又史記作欲反漢與楚

和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此班氏刪正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

呂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補注宋祁曰一

本作大將軍

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

補注先謙曰蒲坂河東縣今蒲州府永濟縣東南

信迺益爲疑兵

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陳船欲

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呂木罌缶度軍襲安邑

服虔曰呂木柙縛罌缶呂度也韋昭

曰呂木爲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補注

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復當作伏周壽昌曰功臣表祝阿侯高邑下注云屬淮陰罌度軍則此役高邑有功或卽其所畫策也

先謙曰陳船者索隱陳列船艘欲渡河也或以爲地名謬臨晉馮翊縣今同州府大荔縣西夏陽馮翊縣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

里安邑河東縣今解州夏縣北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

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呂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

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

夏說闕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隰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闕音一曷反與音豫補注沈欽韓

曰紀要闕與城在沁州西北二十里俗曰烏蘇村闕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先謙曰上黨無隰縣隰蓋沾之訛索隱引續

志上黨沾縣有闕與聚正義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先謙案即韓之闕與邑也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曰距楚信耳曰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補注先謙曰井陘常山縣今正定府井陘縣北元和

志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太行入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牒今乃輔曰張耳議欲曰下趙師古

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

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補注沈欽韓曰四語見黃石公上略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師古曰閒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道作路是史記同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

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願君雷

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補注王念孫曰必不為二子所禽矣不

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為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為二

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為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

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為必不以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為

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為所禽而

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已圍城

韓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今韓信兵號數萬

之先謙曰官本注城作敵是史記戰下衍之字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補注齊召南曰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

已罷極能字屬下句讀先謙曰其實不能語仍不了當以其實不

為句能千里襲我為句不即否字其實否者謂無數萬之多也信

兵號二十萬餘言不過數千似非情理故班刪正之能讀為亦已

罷矣師古曰罷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已距之諸侯謂吾怯

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閒人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旗之屬也音式志

反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補注先謙曰說

文葦蔽也從艸卑聲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

曰若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騎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飡字音干

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騎作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噉

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補注洪頤煊曰噉與撫同三蒼撫怪愕之詞先謙曰官本注撫作撫信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

曰行音恐吾阻險而還補注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

胡郎反行如字王念孫曰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

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

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補注沈欽韓曰輿地廣記真定府井陘縣有綿蔓水在縣西南

韓信攻趙背水為陳即此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先謙曰緜蔓水自太原之上艾縣流入井陘信背是水立營今所謂桃河者也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鼓而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

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補注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

文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補

注宋祁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字先謙曰上言張耳矣此不必有二張字宋說非信所出奇兵

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

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曰漢為皆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祗又音丁計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水經注泚水即井陘山

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

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

對而師事之

師古曰鄉皆讀曰嚮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禮以東鄉為尊如王陵傳項羽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尊陵母

也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此類

諸校劾首虜休皆賀

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

營也劾致也謂各致其所獲補注沈欽韓曰劾當作效曲禮效馬效羊注效猶呈見先謙曰官本作劾史記同此形近誤字

因

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補注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云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

丘陵淮南兵略篇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注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今者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曰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

師古曰顧念也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

亡地而後存乎

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深入則危危則士自修孫子九地篇如信所引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

亡者為死地死地則戰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駟同也忽入市酈而歐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同也無也字沈欽韓曰呂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馮定

遠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兵不為用與歐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

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陣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與之殊死戰乎不可

不察也王先慎曰經史記作此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

則經非指兵法言顏說無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

予生地皆走戰今予之生地皆走今訓爲卽史漢多有記詳言非

置死地使自爲戰卽予生地則皆走耳今下再加卽字則語不可

通此蓋後人旁注卽字以釋今義傳寫者不知而併入正文也

寧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

大夫不可曰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曰語勇若臣者何足曰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

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曰取霸伯讀曰霸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仕作事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

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亦有一得補注王先慎曰亦當作必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史記亦作必明亦爲必之誤

之故當作願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補注王先慎曰史記故作

夫是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羹臠之臠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補注先謙曰今

趙州柏鄉縣北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

傾耳已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為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為久計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禽作命是史記同靡衣媮食史記作媮衣甘食索隱言漢書作美衣媮食所見與顏注本異然而眾勞

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勅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

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

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補注宋祁曰若一作弱齊必距境而己自疆二國相

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己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牛酒日至己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

使奉咫尺之書

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短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呂使燕下

呂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

補注周壽昌曰廣武君自此遂不知

所終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為廣武君李左車之後是廣武有子孫

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呂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

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得九江王布入成

皋楚復急圍之四年

補注王先慎曰二字衍高紀出成皋奪張韓軍並在三年非四年史記四年二字作六月

上文不書三年亦誤

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其臥處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

補注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補注錢大昕曰

前為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為相國位何上周壽昌曰此說誤漢左

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虛稱也樊噲亦為之相國

設於高祖十一年此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信引兵

拜信為趙相國也未嘗見發者

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

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補注先謙曰官本渡作度字同襲歷下軍至臨菑

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

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救齊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補注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

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補注沈欽韓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曰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

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箕縣

東北經臺昌入海卽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箕作經引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沈欽韓云元和志濰水在

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明志膠州高密縣西有濰水方輿紀要今縣西五里有韓信溝相傳亦信所鑿信乃夜令人

爲萬餘囊沙呂壅水上流補注先謙曰官本沙上有盛字是史記作滿盛沙引兵半度擊

龍且補注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畱兩意俱通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先謙曰官本度皆作渡陽不勝還

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度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邊近也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不爲本竝作南邊楚先謙曰官本作楚史記同

假王呂墳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墳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

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

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自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

徵其兵使擊楚楚曰亡龍且補注宋祁曰以疑作已周壽昌曰以已字通本書尤多在讀者自知之不

必改亦不勝改即作以本字文義亦通謂楚因亡龍且而項王恐也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

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

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

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

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自得須臾至今者自項王在補注王念

孫曰此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言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少須臾即少從容亦延年之意

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與張晏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
注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與語之轉耳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曰擊楚且為

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

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

印數萬之眾補注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先謙曰史記數上亦有予字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飢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

之不祥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

權在於信深說曰三分天下之計補注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錢大昭曰闕

本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曰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

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

徙信為楚王都下邳補注先謙曰下邳東海縣今徐州府邳州東三里高紀張良請從陳以東傅海與信信家

在楚此其意欲得故邑正義云謂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

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信信又先有故齊舊地先謙

案徙信王楚所以實前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

長錢百師古曰曰曰公小人為德不竟晨炊蓐食召辱己少年令

出跨下者曰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

死之無名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兩死字皆作殺蓋故忍而就此師古

曰就成也成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曷反補注周壽昌

金首間之昧蓋楚重將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

先謙曰官本昧皆作昧也中廬在襄陽之南補注先謙曰續志東海胸縣有伊廬鄉元和

志鍾離昧城在胸山縣南百里昧所築蓋即昧家所在之伊廬鄉

矣今隸海州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間在楚詔楚捕之信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

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

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欲謁上恐見

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曰

不擊取楚曰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補注沈欽韓曰

文子上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韓非內儲下以為太宰嚭遺大夫種書蒯上通曾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師古引黃石公三略非也

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曰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案六年游雲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

也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補注宋祁曰當作牛向反羞與絳

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

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

曰從音千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有差下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益辦耳補注先謙曰史記辦

作善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

相監邊辭信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當得其實據史記豨傳亦未嘗為鉅鹿守也信

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而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

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

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補注周壽昌曰豨此時無反意信因其來辭突教之

反不懼豨之言於上乎此等情事不合所謂微辭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

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補注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錢大昭曰南監本閩本有稱

字周壽昌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相國給信語則信病非假稱也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陰使人之豨所而

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補注劉奉世曰案功臣表告信反者舍

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齊召南曰劉据表以正晉誤是也本書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樂形近未知孰是

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

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錢大昭曰亂南監本閩本作就先謙曰官本作就是史記同乃與蕭

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作破羣臣皆賀相國

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給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

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補注周壽昌曰紀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從十年豨反後敘入未加分析也信方斬曰

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

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之字引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問曰信

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

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補注劉攽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先謙曰自說即是自解不當復訓釋為解也語在通傳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此四字

顏是劉非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常漁鉅野澤中

爲盜

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卽今鄆州鉅野中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中作縣是鉅野山陽縣今曹州府鉅野縣南

陳勝

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

師古

曰兩龍謂秦與陳勝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

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

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已爲長今期而多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敎反

皆笑

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

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

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

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曰擊楚

補注劉氏曰田

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先謙曰劉說是也事見高紀

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鄭氏曰豹真魏後也

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

定梁地

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補注何焯曰擅將兵者雖拜越為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漢王

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

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

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

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補注先謙曰穀城即穀成河南縣今河南

府洛陽縣西北

項王南走陽夏

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補注先謙曰此鴻溝分地後項王西歸也

越復

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已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

并力擊楚

補注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記亦誤

越曰魏地初

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

補注錢大昭曰固陵上當有脫字漢

王之敗敗於陽夏南非固陵也其與留侯計議合信越并力擊楚乃在壁固陵之時見於本紀及張良傳此固陵上當有壁字先謙曰高紀明言擊楚至固陵楚大破之錢說謬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

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

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今取睢陽曰北至穀城

皆許曰王彭越補注先謙曰正義從宋州以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越又言所曰許韓信

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

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

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

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

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

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

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請論如法上赦曰為庶人徙蜀青衣

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曰青衣縣名補注先謙曰青衣蜀郡縣今雅州府雅安縣北沈欽

韓云輿地廣記嘉州龍游縣乃漢南安縣故地非青衣漢嘉本土

也唐顏師古注彭越傳杜佑述通典嘉州事皆以龍游為青衣蓋

失之矣明有龍游縣今檢各本此處皆無師古注則刊本有脫落

也先謙案集解引瓚注云今漢嘉是也索隱西至鄭師古曰即今

今為臨邛瓚說是廣記蓋指此而誤為顏說

也補注先謙曰京兆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

后泣涕自言匹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補注宋祁曰

一無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

詔字

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廷尉王恬關遂夷越宗族補注宋祁曰宗

奏案即王恬啟避諱闕又譌為關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補注先姓英氏少時客

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

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補注王念孫曰幾讀為豈

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

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

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云幾也荀子榮辱篇是其善

矣哉揚倅並注後漢書不亦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曰論輸驪山師

謂非賢大夫哉幾篇傳同豈

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補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注先謙曰呂史記作已字通用

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亾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

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英布城在饒州鄱陽縣西百五十里漢初築以居布案當時

番君為布築也其眾數千人番君曰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說引在陳勝傳史記作清陂通用字

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曰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

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曰布為當陽

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補注先謙曰官本聚作軍引宋祁曰軍字

疑作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聚補注宋祁曰越本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

將字下有軍字

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河

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

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

屬楚者呂布數呂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

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

關下軍

師古曰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常爲軍鋒索隱案漢

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也所見與顏注本異

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

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

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

補注齊召南曰案敘此事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

合是也乃項羽傳敘於追殺義帝之前蓋誤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

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

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猶重也

欲親用之呂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補注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

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

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己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

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

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

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留

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

辭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

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

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

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先謙曰案下文留項王於齊數月高紀改

爲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班氏亦知史記之不合也此傳全用

史記故未改其文劉氏疑爲寓言過矣上文漢之敗楚彭城是實

事此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乃追溯之詞非謂

兩次會戰也虞梁國縣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謂左右曰如

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爲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

之取天下可召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補注先謙曰通鑑胡三日不

注此非周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太宰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呂楚為彊呂漢為弱此臣

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

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鑕也言伏於鑕上而

斧斬之鑕音竹林反呂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

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

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此時布受楚封為九江王也淮南王史臣追稱之

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

呂楚為彊可呂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在呂為士卒先下呂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

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呂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補注先謙曰此謂漢王率五諸侯擊楚時項王雖不在彭城其守者與漢王戰也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

之為補注宋祁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

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補注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勢字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大王提空名曰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曰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曰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曰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

王特曰戰勝自彊補注先謙曰史記特作恃無以字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

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聞曰梁地服虔曰梁

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聞音居莧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補注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

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曰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亾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或之者疑之也臣非曰淮南

之兵足曰亾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畱畱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曰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

王補注先謙曰史記分作封是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淮南字下更有淮南二字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畱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

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曰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曰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

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次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畱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補注先謙曰下邑梁國縣今徐州府碭山縣

東据高紀是時周補注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呂侯將兵居下邑數月符上文畱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

邑又非齊地先謙曰數月字屬上是也劉於非齊地致疑未悟史記止畱項王於齊一句有誤龍且攻淮南破布

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

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曰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

峻其禮令布折服曰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於是乃使人

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

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

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

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破陔下此之字當有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

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眾折辱令其自

勞也數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

五萬人騎五千能呂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

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

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

乃曰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

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作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之年當從史記

陳即會諸侯執韓信之歲本書六年是也朝雒陽之年當從史記高紀八年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從即此事明

七為八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補注王念孫曰高紀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

為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醢彭越之事遂

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為夏又倒盛其醢曰徧賜諸

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證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呂為醢即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

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

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

赫乃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王怒曰女安從知

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

具道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具說狀

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

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

上召其書語蕭

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

師古曰不應有反謀

恐仇怨妄誣之

師古曰怨音於元反

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補注宋祁曰微或作徵舊本及李本並作徵今改作

微景德本無王字

布見赫曰罪亾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曰為將軍

補注宋祁曰浙本上字下

更有上字

召諸侯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將是

問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阮豎子

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曰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疏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

三人皆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

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

補注先謙

曰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

西取楚

補注先謙曰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

并齊取魯傳檄

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

取吳西取下蔡

補注先謙曰下蔡沛郡縣今鳳陽府壽州北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

輜重也音直用反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師古曰是者謂布也

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師古曰胡何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上下有

中字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

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

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

委反補注劉攽曰上曰善案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

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

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

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

云歸重耳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補注先

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師古曰二縣之閒也

臨淮縣徐在今泗州盱眙縣為三軍欲呂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

西北八十里僮在泗州東北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

三欲互相救出奇兵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兵作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

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

散補注周壽昌曰孫子九地篇云用兵

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

戰此即所引之兵法也為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此即顏注所本也蓋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

補注先謙曰史記一下有軍字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蘄西會

師古曰會音工外反

高帝紀作會缶周壽昌曰此同先謙曰官本作

兵精甚上乃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望見隰謂布何苦而反

師古曰隰讀曰遙補注錢大昭曰隰即遙也說文無遙字賈誼傳貴賤有等而下

集都賴顏注隰讀曰遙是隰隰遙字並通用

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

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漢春秋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

爵為千乘東南盡曰所出

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

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

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

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補注先謙曰案集解引

晉說尚有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

說為己偽與俱走越

師古曰偽謂詐為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

茲鄉

師古曰鄒陽縣之鄉也鄒音口堯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據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寰宇記

廢鄴陽縣在鄱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正義英布冢
在饒州鄱陽縣百五十二里十三步懷特說百
遂滅之封賁赫

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
郎侯黃極忠博陽侯周聚陽羨侯靈常下

相侯洽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
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
也縮之父與

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

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補注宋祁曰浙本嘉作喜
先謙曰作嘉是稱美之也

史記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

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補注先
謙曰史記避宅作避匿上下有出入二字及高祖

初起沛縮曰客從入漢為將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王念孫

曰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曹參以中涓從起沛
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

皆其常侍中從東擊項籍曰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

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曰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者封為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

曰共敖子也師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古曰共讀曰龔

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

又字姚鼐曰師古語殊不明余謂缺即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傅太

后言撻缺以揚我惡是撻其缺失義此缺音決而舊作漢書音有

或讀邱瑞反而解為覬望之義故蔚宗李通傳論云以缺一切之

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案說文無缺字依顏義即缺字之異

體依舊義則欠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部欽字之異體

曰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

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

年曰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

音劬補注先謙曰宛句今曹州府荷澤縣西不知始所曰得從及南史傳贊稱豨梁人則宛句六國時屬梁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曰郎中封為列侯曰趙相國將

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補注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案功臣

傳誤爾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吳仁傑曰淮陰侯傳稀為代
 相監邊高紀稀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
 喜棄國歸立如意為代王以愛子畱長安是歲稀為代相九年徙
 如意王趙而稀就遷趙相國則稀為代相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
 年歲月可攷蓋未嘗為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稀以趙相國反
 而紀於十年九月書稀反時為代相國此紀誤也漢紀承誤作代
 相尤非至通鑑但書稀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偶脫一字
 方稀為趙相國而周昌於時又為趙相者案漢初諸侯王有丞相
 有相國昌為丞相行相事而稀自為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
 置相故稀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先謙曰史無九年稀為趙相國
 明文亦無周昌為丞相行相事之宋人以臆見說經史其謬每
 如此据高紀帝言代地吾所急故封稀為列侯以相國守代是稀
 為代相國明矣又云代地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故稀為代
 相國並監趙代邊及稀反周昌以趙相相如意之國別封文帝為
 代王趙代始分合觀紀傳自知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及將守邊招

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
 皆滿稀所已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趙相

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

稀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

臣所

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補注先謙曰後二人為其麾下受漢購賞皆生得見史記豨傳

漢十年秋太上

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

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

上如邯鄲擊豨

師古曰如往也

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

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

亡在胡見勝曰公所曰重於燕者曰習胡事也燕所曰久存者曰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

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

王燕即有漢急可曰安國勝曰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

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曰為者綰寤乃詐論他人曰

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

師古曰閒音居覓反

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

連兵毋決

晉灼曰使豨久亡畔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浙本注文久字下有亡字先謙案宋所見本蓋無亡字今官

本有亡字與宋說不合史記亦有亡字集解引晉說釋之據顏引晉注則所見漢書本亦有亡字矣漢既斬豨其裨

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

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匿

師古曰闕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

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

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曰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

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

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

師古曰瘳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曰為東胡盧王為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

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

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曰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補注齊召南曰它人史

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又此及史記並云綰孫而本書

及史表並云綰封為惡谷侯補注齊召南曰惡谷史記及本書表

子必有一誤作亞補注齊召南曰惡字亦誤周壽昌曰惡亞

古字通易繫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荀爽本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作亞書大傳鐘鼓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甚得江湖間民心

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

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呂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銷師古

曰銷音呼玄反補注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

先謙曰官本玄作懸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

顏謂屬南陽誤也今南陽府內鄉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

縣西北酈南陽縣今內鄉縣東北相王師古曰自

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

謙曰邾江夏縣今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呂

黃州府黃岡縣治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呂

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補注先謙曰長沙

縣治一年薨諡曰文王補注先謙曰湘水注臨湘縣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曰為塵郭之佳憩也郭頌

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

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子成王臣嗣

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薨子靖王差嗣補注先

本差作羌考證云案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

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

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曰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

文或說是也補注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

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忠無它事何以著令

邪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

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沈

欽韓曰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為條約以戒飭王侯而稱長
沙之忠也先謙曰芮徙王後一年薨此自高祖賢芮而著令耳王
莽傳張竦為陳崇奏云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
沙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蓋盧綰反後高祖刑白馬
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芮故使其後人得嗣王也諸說未晰至
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補注齊召南曰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呂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强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

於滅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

號五世呂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

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不與計命無之矣也
 王曰曰無偏私與於文與有曰矣夫
 不與計命無之矣也
 王曰曰無偏私與於文與有曰矣夫
 不與計命無之矣也
 王曰曰無偏私與於文與有曰矣夫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終

漢書三十四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荆王劉賈

補注錢大昕曰宗室王例不書姓劉賈劉澤獨書姓衍文

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補注齊召南曰史記劉賈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又史記劉澤諸劉遠屬此云從

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

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

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

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補注先謙曰在今衛輝府滑縣東

入楚地燒其積聚

師古曰倉廩芻橐之屬

已破其業無已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

補注

齊召南曰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王念孫曰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

與戰也吳王濞傳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書耿弇傳注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呂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

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補注王念

孫曰後書鄧禹傳注間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間行謂私行也漢王間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間出謂私出也顏注於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

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

共讀尉死呂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

欲王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刀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

弟可呂為王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立弟交為楚王子肥為齊王故云然漢書節去則此為羨文羣臣皆

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補注先謙曰時分韓信地為二國楚王交王淮西也史記云王淮東五十二城

高紀作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吳王濞傳云王三郡五十三城即賈舊封也史記二字當依此訂表云都吳立六年

而淮南王黥布反補注先謙曰賈以高帝六年正月立十一年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

走富陵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今泗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楚漢春秋田子春說

張卿云劉澤宗家也言宗家似疏遠先謙案班補史闕當別有見楚漢春秋非陸賈元書不足據證

高祖三年澤為

郎中十一年呂將軍擊陳豨將王黃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得王黃是樊噲傳云虜大將王黃

而史記陳豨傳王黃以賞購得之情事可互證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字子春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游乏資下游乏資呂畫奸澤

服虔曰呂計畫干之文穎曰呂工畫得寵也師古曰

其為計策欲曰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補注王先慎曰史記奸作干据服注所見本亦作干本畫奸干通用

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

田生已得金即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

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

幸大謁者張卿

如淳曰奄人也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案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

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齊召南

曰案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匈奴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釋名澤究難懸定也先謙曰釋澤古字通用卿蓋美稱下文田生亦屢稱卿蓋若魯扶卿

張恢生轅固生申培公之比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補注周壽昌曰顏謂田生命子請之故云然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為主親脩具者不假手廝僕若魏其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補注先迎田蚡夫妻治具是也

置猶供具也史記作盛帷帳其具 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補注先謙曰索隱此一切猶一例同時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呂成帝業

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補注先謙曰雅常也故舊也猶言平昔指諸呂平昔本助成帝業非謂呂公功至

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

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補注先謙曰呂后駁文當作太后官本不誤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呂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

諷其下亦同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

為內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

補注先謙曰官本過作禍是史記作禍

張卿大然之乃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

張卿千金

師古曰千斤之金補注先謙曰恩澤表封建陵侯

張卿呂其半進田生田生弗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

將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諸劉下少長字當依此訂大將軍者侈言之非澤本立此號也

獨此尙缺望

師古曰缺

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

補注先謙曰官本須作須

故遂立

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補注劉攽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紀

琅邪王

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畱

師古曰田生勸之

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

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

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

計事齊王曰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給字下有說字一本給作詭齊召南曰案

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詐於齊王其後又因敗以

為功耳是以通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其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

復與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補注宋祁曰

齊也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錢大昭曰自文三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

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補注先謙

曰顧炎武云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紀元朔元年

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

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於燕必在

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先謙案肥如故城在今永平府盧龍

縣北三十里肥如令郢人即定國所定國使謁者曰它法劾捕格

欲誅殺之臣顏謂別欲誅其臣亦非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補注先謙曰主父偃

亦發定國陰事見偃傳下公卿皆議曰補注先謙曰皆字定國禽獸行亂人

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補注宋祁曰四十二年當

作二十四年周壽昌曰表作二十四年錢大昭曰哀帝時繼絕世

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

第一爵歸生名也補注錢大昭曰歸生為侯表失載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

脫年字曰官本注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補注先謙曰自歸天

子為句言歸命於天子也不忍致法上當更有天子二字語意方足史記重天子二字是也此奪文合陽馮翊縣說詳志子濞

封為沛侯補注先謙曰沛沛郡縣三國時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

所謂小沛也今徐州沛縣東

之濞年二十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氣力三字

曰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

所殺無後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所字引宋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

王填之

師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錢康

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

誤後人妄增之齊召南云吳會猶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

誤已嘗論之先謙案高紀灌嬰傳功臣表周聚下皆言吳郡是楚

漢間嘗分秦會稽郡為吳郡景帝後併合之吳會稽自當時語耳

顧齊說皆非也諸子少師古曰乃立濞於浦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浦王三

郡五十三城補注宋祁曰故東陽郡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

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

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補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

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

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補注

齊召南曰案注中章郡故章二章字俱應作鄣字鄣

郡即丹陽郡也志有銅官沈欽韓曰寰宇記大銅山在揚州江都縣西七十二里吳王濞即山鑄錢處小銅山在建安軍永貞縣西北八十里案永貞即今儀徵縣攷縣志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今並在儀徵界又池州府銅陵縣有銅官山

盜鑄錢補注先謙曰史記盜作益**東煮海水為鹽**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

海收其利已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補注先謙曰正義云吳國民何得無賦如說非也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先謙案下文

言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如說是張說非耳史記淮南王安傳伍被言吳王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注補

錢大昕曰吳之師傅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併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

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

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

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

不朝京師知其已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

恐所謀滋甚

師古曰滋益也

及後使人為秋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

漚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

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子說符篇趙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

祥智料隱匿者有殃韓非說林上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

急

補注先謙曰官本反作及是史記作及

愈益閉

補注先謙曰閉匿不來朝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

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已銅鹽故百姓無賦

卒踐更輒予平賈

服虔曰已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願其庸

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願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補注宋祁曰謂

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滿洫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願其時庸之平賈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

茂材賞賜閭里

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

宅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

其禁不與

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補注周壽昌曰頌史記作訟訟亦訓公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韋昭

注訟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訟繫之
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蓋頌亦訓容並從容音史記魯仲連傳世
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
頌即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

使其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年正義云史公盡言吳
王一代行事也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朝錯

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
音千容反數上書

說之文帝寬不忍罰曰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

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補注錢大昕曰
高紀封齊王七十三縣此云七十

二或彼文誤也先謙曰史記濞傳作七十餘城齊王世家作七十城蓋舉大數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補注

錢大昕曰楚元王傳及高紀俱云王三十六縣此云四十城恐誤先謙曰史記作四十餘城兄子王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補注
宋祁

曰一本
無稱字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

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
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

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服度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至室之屬

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句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河間郡膠西王卬已賣爵事有姦削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

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補注先謙曰諸侯史記作諸齊

謂膠東濟北之屬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補注先謙曰口說者史記言無

書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其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已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

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

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已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

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重作善義異

師古曰狽古地字地用舌食也蓋呂犬為喻也言初地糠遂至食米也地音食爾反補注齊召南曰索隱言狽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地國也顏注迂曲不如索隱說王先慎曰說文狽下云犬食也錫下云以舌取食也或作地顏以狽為地非狽糠盡則米見語出流俗不妨以犬為喻小司馬釋應高本意義得並存齊駁亦非也史記狽作舐荀子強國篇伏而恬天注恬與舐同然舐恬皆說文所無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吳王

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

無已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綦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所聞諸侯削地

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

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補注

王念孫曰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案惡助為韻好畱為韻情成為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為求矣嫻髻升舩齧齧齧求今吳王自已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已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補注錢大昭曰意與抑同膠

西王瞿然駭曰

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

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

死耳安得不事

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事作戴亦此意

高曰

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補注錢大昕曰營與熒通非同繞

之義沈欽韓曰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營或即熒惑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

背叛之意

補注宋祁曰叛當作畔

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

愁勞聖人所已起也

補注先謙曰索隱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

吳王內曰朝錯爲誅外

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補注先謙曰史記方洋作彷彿同

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

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

止之處也須待也

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

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

師古曰潛行而去也

至膠西面約

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

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爲叛逆呂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

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甯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補注先謙曰史記濟南下有濟北二字則下文濟北有根本書奪文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呂下膠

西膠東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補注先謙曰史記有飲藥自殺

移兵伐之乃懼而自殺此史駁文班刪正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

曰渠大也與甯川濟南共攻圍臨甯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

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

皆發二十餘萬人補注周壽昌曰發下史記更有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

止完上語不能連下讀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補注先謙曰閩東越謂閩越東越也史記

作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不言閩越發兵据下文
吳王保東越是東越發兵閩越未發也明此次閩字誤衍 孝景前

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

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曰漢有賊臣錯補注先謙曰幸教下史記有寡人二字無功天下侵

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曰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曰侵辱諸侯

為事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補注先謙曰史記誑作詿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

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志失失即佚之省字與逸義同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

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補注宋祁

日浙本無精字先謙曰史記有精字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

其兵已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已身

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

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補注先謙曰南越已從吳王何得更定南越南越二字上屬為句直長沙者但謂地近長沙者

也西走蜀漢中告越

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曰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補注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呂北使報當作便報先謙曰定長沙蜀漢何用告東越南越如顏說皆非也

史正義謂告東越及楚與淮南三王

借吳王西向告越二字下屬近是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

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

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

補注王念孫曰轉字師古無音案轉讀為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

徐廣曰搏音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即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也先謙曰蕭關見

紀武走長安

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六字匡正天下呂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

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

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已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

節衣食用補注先謙曰史記用上之字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已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

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

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句此奪文皆為列侯其

已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已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

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

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已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

漢之常法補注王先慎曰軍是常形近誤字据服注所見本尚不誤史記正作常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

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已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

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已聞七國反書聞天子

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

擊趙將軍欒布擊齊補注錢大昕曰七國起兵齊固未嘗反也然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擊

齊地之反者耳故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補注先

記淮南王安傳伍被言吳王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

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曰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

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補注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先謙曰史記有

過字已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次作以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

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盜傳已盜為秦常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盜猶為奉常也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

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景三年通為宗正三年薨輔

親戚使至吳

師古曰曰親戚之意諭說也補注先謙曰注文當在輔親戚下史記作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謂既

奉宗廟威靈以往復命德侯以親戚骨肉之誼輔助而告諭之

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曰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

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雷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

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

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

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補注周壽昌曰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

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由代入至雒陽

補注劉攽

即帝位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乘四乘傳

曰案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案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

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

又曰為諸侯已得劇

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

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

滎陽曰東無足憂

者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至淮陽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雒陽引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

雖黃可妄下乎先謙案史記亦作淮陽今陳州府淮甯縣治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

補注先謙曰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補注王先慎曰楚字衍文此言吳兵下言楚兵

官本奪都字不得以吳統楚也史記無楚字即其證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

北壁昌邑已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口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塞吳饒道師古曰饒古餉字使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已全制其極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以全疆制其罷極語較晰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補注先謙曰昌邑山陽縣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輕兵絕

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

而西無宅奇道難已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已反為名

此兵難已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補注先謙曰別謂分

兵猶言別將也多宅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已藉人人亦且

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徒自損耳

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

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

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已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

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

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椎作推是史記亦作推通鑑從漢書本作椎安

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

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候或為司馬也補注先謙曰行間

二字贅文史記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獨周丘不用周丘

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補注宋祁曰南本酤作酷周壽昌曰案酤疑醕字之譌先謙曰史記亦作

酤通鑑同案如司馬相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已無

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已報

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

召令入戶使從者曰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

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補注先謙曰史記無

至字通鑑亦無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

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

補注先謙曰城陽文帝封劉章為國時其孫延嗣位王國有中尉掌武職通鑑作陽城誤陽城縣不得有中尉也聞吳王

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補注宋祁曰癰當作癰先謙曰史記作疽宋說癰蓋疽之誤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

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曰福為非者天報曰殃高皇帝親垂

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

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

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

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已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

餘年有司數請濳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

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爲逆無道起兵。曰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

萬民。伐殺無罪。

補注先謙曰史記伐作天

燒殘民家。掘其丘壘。甚爲虐暴。而卬

等又重逆無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燒宗廟

補注沈欽韓曰此孝文廟在郡國者也

鹵御物

如

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

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曰上皆

殺無有所置。

師古曰置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

補注先謙曰敗當爲破字之誤也。史記亦誤元王世家正作攻梁破棘壁。通鑑

同棘壁。卽左傳宣公二年宋鄭會戰之大棘也。史正義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州卽梁棘壁。先謙案卽漢

陳雷郡之寧陵縣也。今歸德府寧陵縣西

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

敗梁兩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遣六將軍兩軍作兩將

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愨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

補注先謙曰官本使

下無人字引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

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張羽為將軍

李奇曰相即張尚也補注周壽昌曰尚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

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

補注先謙曰史記守下有堅字据孝王傳梁城守雒陽

即走條侯軍

師古曰走音奏

會下邑欲戰

師古曰下邑梁之縣補注先謙曰梁國縣也今徐州府碭山縣東

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

下壯士千人夜亡去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人通鑑同此脫數字

度淮

走丹徒

補注王念孫曰淮當為江丹徒即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

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

亡卒漢使人已利啗東越

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

東越即給吳王

師古曰給誑也

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載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呂牙載撞之

音楚盛其頭馳傳曰聞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

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吳王子子華子駒此止駒一人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

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淄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曰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補注王念孫曰案此時漢兵尙未還不得言

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先謙曰呂已字同

可襲願收王餘兵擊

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

補注先謙曰官本用

下有之字引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不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遺王書

師古曰韓頽當

曰奉詔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呂從事

師古曰言

王欲曰何理自安處吾待呂行事也處音昌汝反

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郟行對曰今者朝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曰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曰誅錯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曰字引宋祁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今

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已錯為不善何不曰聞

及未有詔虎符補注王念孫曰及當為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史記誤同又朝鮮傳乃使衛山諭降右渠

史記亦擅發兵擊義國補注先謙曰義國謂齊國言守義不從反也曰此觀之意非徒

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下

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甯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

北王已劫故不誅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徙王蓄川詳見齊王肥傳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

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補注周壽昌曰王也上應有之字先謙曰此依史記贊語凡史漢此類無之字者甚多由漢

初定天下未集

師古曰

故雖疏屬呂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

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歛望澤卒得王故云呂權激呂氏也

注宋祁曰注文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晉灼曰劉

澤曰金與田生曰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

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補注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劉攽曰謂田生謀

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

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王念孫曰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為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

誘注淮南本經篇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云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倣詭

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奇物譎詭倣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云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

作偉韓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

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為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為事發覺相重為相累

誤貢父又疑危字為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為詭吳王擅山海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沈欽韓曰陽夏公是謝絳

利能薄斂已使其眾

補注宋祁曰斂字上當有賦字

逆亂之萌自其子興

師古曰萌謂始

也生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巳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

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五
三

荆燕吳傳第五 終

漢書二十五

楚元王傳第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補注

曰朝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先謙曰史好書多

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服虔曰白生

浮丘伯秦時儒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李斯與包丘子

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獲牖蒿廬陸賈新語資質篇鮑丘之德

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伯者孫卿門人

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曰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

芒卯司徒之為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

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

祖使仲與審食其畱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

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

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

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

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

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補注先謙曰史記云都彭城先有功也後封次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

其巨嫂食應劭曰巨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為巨壻巨空也

大婦為豕婦師古曰史記巨字作巨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

釜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巨勺轅釜令為聲也轅音洛又音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櫟客巨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

上皇巨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補注錢大昭曰稱某史家避諱為其母不

長者補注先謙曰高帝嫂呂師古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曰頡

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補注宋祁曰當作頡羹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案帝取其山名為侯號者

怨故也先謙案唐懷戎縣即今宣化府懷來縣治一統志頡羹城在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三十里信墓在縣西北三十五里俗呼為

舒王冢二說不同推其取山名國隱寓怨思情事為合索隱謂是爵號非縣名案侯國無非縣者小司馬誤也宋氏以為當作頡羹

荀悅漢紀竟改為刮羹此則不長者之尤高帝大度雅懷或不如是淺陋耳元王既至楚曰穆生白生

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

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先謙曰郢客史記文帝時聞申公為詩

最精曰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

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

補注劉攽曰次之之字衍世或有之補注王先慎曰藝文志不載

先謙曰之訓其非衍字應數典忘祖當是次而未成故班高后時曰元王子郢客為宗正

封上邳侯補注宋祁曰當作下邳先謙曰王子侯表亦元王立二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

文帝乃曰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

客歸復曰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

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曰尊寵元王也補注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此

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李慈銘曰爵猶秩也此特其

禮秩比皇子耳非封爵也顏劉說皆非景帝即位曰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

平陸侯補注錢大昭曰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

宛閩本無子字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調為棘樂侯補注先謙曰据表俱元年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啻酒師古曰啻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補注錢大

釀郭注以蘖作醴昭曰案高誘云醴以蘖不以麴濁而甜中山經云其祠蘖謂少鞠多米失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曰

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呂鐵束頸也音其炎

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

宋祁云浙本幾作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補注

注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曰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

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

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

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但云削東海郡乃與吳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已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曰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補注劉敞

曰胥靡說文作縉縵謂拘縛之也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

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步曰者耳非確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雅作確注確曰作確春引宋祁曰確一作椎一本改確字作雅

古語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周壽昌云雅常也言使之常春不得息晉注正身而春之說近迂宋說春者相杵

情事亦不合以相
春非王所得使也
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先取季

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
補注周壽昌曰起舉兵反也
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

師臣瓚曰侯母
號太夫人
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

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

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

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

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補注宋祁曰一本作三年先謙曰子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二十五年引宋祁云越

表相應計年亦合
此及越本是也
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記注作

年依表計之十
二年是四字誤
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曰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

依也音
於綺反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補注宋祁曰取廣陵王女為妻與

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

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

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

補注先謙曰史記入漢為彭城郡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

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

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補注先謙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疆

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疆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關疆讀曰疆

供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已在京師供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

師古曰地名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非地名也蓋即守

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補注先謙曰詳見表辟疆補注葉德輝曰闕本

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武

帝時呂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

欲常呂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

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

呂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

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呂免

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呂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

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

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矣徙為宗正補注先謙曰事在昭帝始元二年見公卿表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叔字引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修當作脩王念孫云案路少

本字路叔隸書叔字或作村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為少

宋疑路下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為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修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

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有
作字路叔修黃老術漢今本文選注初學記白帖御覽皆無人依本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

年齒幼少故謂之駒補注周壽昌曰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引此以為稱也昭帝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引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補注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先謙曰顧炎武云德傳如此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

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齊召南云案德之仕宦在昭帝初霍光
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尚未為吏也此傳言治劉澤

詔獄為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祕補注先書而附會耳劉澤事見雋不疑傳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謙曰此

後世親屬仕宦補注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補注

錢大昭曰宗正掌親屬諸公主家令補注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

門尉皆屬焉故蓋主事德亦案之補注德輝曰藝文志道家有劉向
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補注葉德輝曰藝文志道家有劉向

說老子四篇則其家學也先謙曰官本脫師古曰三字 妻死大
將軍光欲呂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

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呂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

音所具反補注周壽昌曰數責數其罪而責侍御史曰為光望不

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

而恨之師古曰曰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

宣帝師古曰曰與讀曰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曰親親行謹厚

封為陽城侯補注宋祁曰城一作成先謙曰城成通用字然公子

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曰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補注先謙曰

之家二字亦見史記晉世家後師古曰言好施恩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家產過百萬則

曰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曰救貧昆曰富民之怨

也立十一年子向補注陳浩曰此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

也棄市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

也

置嗣制曰賜諡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曰其妄訟子補注先謙曰官本妄作安引宋祁云姚本安作妄

為

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

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補注李慈銘曰恩澤表德薨子安民嗣十八年薨子慶忌嗣二

十一年薨居攝元年侯颯嗣與此不同以年考之德以地節四年封更十一年加子十八年孫二十一年共四十九年而宣帝地節

四年至居攝元年中隔七十年則慶忌後自當更有一代公卿表有太常劉岑可據也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也

本名更

生年十二曰父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

典引周遷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小兒衣青布袴褶紫碧襪青耳屨五辨鬢數人引之今代名為羊車小史案此則漢以郎挽輦為輦郎也周壽昌曰任用也言以父德為宗正等官遂用其子

為郎王吉傳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注子弟以父兄任為郎哀紀除任子令應劭注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

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蓋漢律如此無庸保任也服注誤

既冠

曰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力作彡

是時宣

帝循武帝故事

補注宋祁曰循一作脩

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曰通達

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

詔命也僑字或作嶠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竝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補注宋祁

曰浙本注文篇名上有書字葉德輝曰葛洪神僊傳曰淮南王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

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

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補注劉奉世曰案德待詔丞相府年

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

在故拜辟彊先謙曰德傳言治劉澤詔獄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已詳德傳更生幼而讀誦曰為奇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師古曰尙方主巧作金費銀之所若今之中尙署

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補注周壽昌曰

案此比例之誤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專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語故吏引以為比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傳生

議所欲陷則予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補注宋祁曰上書入國戶

比此子死比也

城一作宋

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瀆曰獄

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

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

復拜為郎

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心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

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

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得舉不法也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

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

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補注沈欽韓曰晉天文

志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曰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此在元

帝初年即云向非也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

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

變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外親謂母黨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

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逆作過今道

路人聞望之等復進曰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

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

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

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補注周壽昌曰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後赦曰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

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

猶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師古曰貰謂緩恕其罪也補注錢大

昕曰此事寬傳不載韓說名在佞幸傳而能為寬強諫亦自可取
當表而出之先謙曰說附韓王信傳不列佞幸其兄媽為佞幸史
不過於媽傳帶敘其名耳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

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

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曰興

謂改作慮章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與下慮作憲是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

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無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多此比類下有過之臣無負

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已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

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

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補注葉德

輝曰閩本無注臣愚以為宜退恭顯已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補注

進望之等曰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

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

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補注錢大昕曰元成為太子太傅不當刪太子字蓋轉寫失之

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

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

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

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補注周壽昌曰望之傳子伋為望之訟前事自冤者自白前事之冤恭顯

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補注宋祁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

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補注周壽昌曰案下封事上於元帝永光元年宏恭已前死此文當云石

顯憚之恭字駁文通鑑改作石顯是也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懼

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曰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

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

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句况重曰骨肉之親

未据文執不合有也字先謙曰官本工作古又加曰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師古曰重報師古曰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謂

音惟思也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

音食汝反補注先謙曰杼即杼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

字本書手旁木旁字多通作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

率來舞言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

感至和也也雜還眾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還聚積崇推讓之風曰銷分爭

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

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

當此之時

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曰事其

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禘太

祖之雖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曰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也作至止是禮記曰作禮記言璧作璧言四方皆曰和

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

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

又曰飴我釐麩

師古曰此思文之篇曰后稷配天

讀與貽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麩音牟補注宋祁曰麩浙本作麥王先慎曰毛詩作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

嘉麥嘉當為喜詳王說文來下引作詒我來麩詒通段字貽即詒之俗體釐來文異而聲義同馬瑞辰云方言陳楚之間凡人鬻

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孳也雙孳二也釐孳亦作孳孳玉篇孳孳雙生也詩孔疏引說文來牟一麥二黍與釐為雙產義合

牟大也。楚從牟聲。故為大麥之稱。典引注引辭君章句云：「麥大麥也。」
也。麥字說文所無。又楚之俗體一麥二峯者。名來楚。故毛傳釋牟為麥。向傳魯詩釋釐。楚亦為麥也。先謙曰：官本注無同下也。字釐。楚麥也。
補注：宋祁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案徐堅

初學記引漢書云：來楚大麥也。蓋唐本與江南本同。
始自天降
補注：錢大昭曰：今文尚書大誓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故云自天降也。
此皆曰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師古曰：厲，王夷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
詩人疾

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

補注：宋祁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
眾小在位而從邪

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

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曰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
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眾枉。
師古曰：撓，屈也。不為眾曲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補注：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撓作撓。先謙曰：官本

作撓，此亦本。書通作字。
勉彊曰：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謦謦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

也謦謦眾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謔噉噉然也謦音敖補注宋祁曰注文黽勉從事當刪從事也錢

大昕曰密勿即黽勉聲之轉也古讀勿如沒爾雅沒勉也亦密勿之異文沈欽韓曰邶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

心傳云密勿僮勉也靈沒與密勿聲同劉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向治魯詩是魯韓詩並以黽勉為密勿

無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

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

卯木辰也巳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

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又曰日月鞠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曰告凶災者由四方

之國無政理不能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補注

宋祁曰谷一作川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

之人胡憺莫懲師古曰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憺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

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又也音千感反補注錢大昭曰毛詩卒作萃釋文本亦作卒先謙曰官本隆作降又霜降失節不曰其時其詩曰正作艾引宋祁曰注文降一作隆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曰是為非甚眾大也

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恆寒苦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

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己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曰是為非排斥賢

偽禍甚大也補注先謙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

曰官本注苦作若是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補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

注先謙曰官本云作曰厲王幽王見殺

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

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張晏曰隱元年祭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伯來穀梁傳曰奔

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補注劉敞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齊召南曰祭伯來穀梁傳以為來朝公羊傳以為出奔向正用公羊說

耳張注誤劉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糾之是也

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

為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諸侯背畔而不朝周云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

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先謙曰官本閔公三年作二年是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

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

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

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

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地地震五

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山陵崩阨

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

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東方夜常星不見夜

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大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

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

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

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

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

十四也補注先謙曰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

官本陳火作陳災長狄入三國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

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

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種鄭音搜瞞音

未安反補注宋祁曰榮如喬如焚如三如字下五石隕墜六鵞退

浙本皆有也字先謙曰官本搜作搜未作未五石隕墜六鵞退

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

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秋有蜚
昭二十五夏有鸛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鵞水鳥也蜚負蟻也鵞
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音書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雨
扶味反鸛音劬鵞音欲
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李梅冬實七月

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煞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補注宋祁曰浙本正文注

文並無二木字齊召南曰案以下文八月殺菽例之用夏時紀月

則此文七月疑是十月之譌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又應倒其文

云十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梅實則文義俱顯矣先謙曰官本煞作

殺八月殺菽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大雨雹師古曰事

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雨雪霤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

年正月雨音于具反大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

皆是也霤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螽螽螽

午竝起如滄曰蠡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

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

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

五年冬螽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

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

月螽隱五年九月螟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

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補注錢大昕曰蠡午猶言旁

午古音蠡蒲紅切與旁聲相近霍光傳使者旁午如滄曰旁午分

布也沈欽韓曰爾雅翼蜂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為兩衙今當是時

諡之日中尤喧雜故蠡午義為雜沓先謙曰官本螽作螽

當是時

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子爲氏桓二年宋督

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

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其仲使圍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其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闡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

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頹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

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

右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

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

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悼公

凡三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十六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

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虜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

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蕭襄六年莒人滅鄆齊

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邾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
年楚子滅賴十三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
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
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
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諸侯奔走不得
申凡五十二補注先謙曰官本舒蕭作舒庸是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

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

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

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曰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衛侯朔召不往

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五大夫爭權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

猛子朝及敬王是為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

三君也更音工衡反王表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

也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

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

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補注宋祁曰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

北軍尉北軍尉曰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有不如法者已付

注沈欽韓曰案此謂待詔廩食於北軍者多也東觀漢記舊制上

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如解為下獄非也師古曰更音工

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

曰官本注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

在愬下其實所已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

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曰閩本德藩本或作惑

先謙曰官本或作惑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將同心已陷

集於朝

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

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

毀譽將必用已終乖離之咎

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已乖離也

是日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

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已成太平致雅頌猶郤

行而求及前人也

師古曰郤音丘略反

初元已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

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曰稠多也音直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

猶不能解紛

師古曰紛亂也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已然者讒邪竝進也

讒邪之所已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

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師古曰枉曲也

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皮鄙反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

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為秦秦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庶見見聿消師古曰此

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庶庶盛也見無雲也現日氣

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庶庶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

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庶

音彼驕反現音乃見反補注宋祁曰韓詩作曠云曠見日出也今

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案向時毛詩未

列學官周壽昌曰毛詩庶庶作灑灑聿作曰韓詩外傳四荀子非

相篇俱與此同王先慎曰說文霽星無雲也姓顏注無雲也則

所注漢書本作曠不作見疑後人用毛詩改曠為見耳向本魯詩

學曠字與韓同宋與易同義昔者繇其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謂劉引韓詩亦非與易同義昔者繇其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師古曰繇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暉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

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繇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

音兀渾音胡本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

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

音大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

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

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曰大亂汚辱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四爻辭也言

補注先謙曰官本四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時三月也補注先謙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無所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涪曰二府丞相御

避也字補注王鳴盛曰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後書何敞傳二府以為

故事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即丞相司空即御史大夫亦稱兩

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涪注兩府丞相御史也車

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

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天子下其議兩府薛宣傳宣考績

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謁兩府是也亦稱大府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注大府丞相御史之府是也二

府政本丞相固助理萬機御史大夫即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

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為

槐里令丞相韋元成奏其亡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善

爲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
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
與相埒也後書多稱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見承宮郎顛賈琮朱
浮陳元寒朗傳亦稱三司見胡廣鄭康成傳蓋古以司徒司馬司
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郎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
亦稱四府見後書質帝紀和熹鄧皇后紀趙典應奉傳亦有以三
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詡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
府是也或稱五府者後書樊宏傳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大將軍是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

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曰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

日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謹也譁音火瓜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放言於外

以誣人曰流言爲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擲柏

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悄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愠也補注先謙曰案此蓋亦魯詩訓

荀子宥坐篇釋詩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皆與此義同與毛傳別昔孔子與顏淵

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禹稷與皋陶傳相汲

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爲國

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補注何焯曰飛龍以喻賢人顏說

乃後儒釋經之詞亦非向引易本意葉德輝曰易乾大人造在下也釋文云劉歆父子作聚與此正合先謙曰官本注四作萬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曰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

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下無彙字在上

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

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其謀違善

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曰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曰先戒災異之所曰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

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

謂闕也補注葉德輝曰說苑指武篇云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曰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覽餘迹而察之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曰為法原秦魯之所消曰

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曰揆當世之變

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反杜閉

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門字下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研木之肺札也自言於

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補注王念孫曰一說近之然既言附

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朴木皮也補削

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書方術傳風吹削肺是也誤今本肺

已辨之家訓小雅角弓箋附木桴也正義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

朴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為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

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蚡以肺附為相

中山靖王傳得蒙肺附衛青傳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宣元六

王傳博幸得肺附師丹傳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伏自惟念得

託肺附史記惠景聞侯者表序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肺因

書附字府字亦無作肺者皆誤古後書盧芳傳以肺腑之故太元親次入曰

肺附乾鑿其幹已良義竝同也若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

以肺為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 補注王念孫曰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 竊推春

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通謂陳道之也 秋災異曰効今事一二條其所曰 師古曰曰由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効作救引宋祁曰浙本救作 效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

生等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

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

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曰材能幸 補注朱一新曰興又見賈捐之傳 常稱

譽堪上欲曰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 師古曰斷斷忿

嫉之意也斷音牛斤反補注葉德輝曰 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

閩本德藩本也作耶先謙曰官本作邪 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 補注先謙曰胡注

家為鄰五鄰為里漢人謂 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

同州鄉而居者為州里 肉曰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

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曰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
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
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言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
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
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

茂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上句下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幅張晏曰悃誠也幅緻密也

師古曰悃幅至誠也悃音口本反幅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已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

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眾臣見

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晡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晡

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已彰其材堪出之後

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

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已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

已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

所宜明意疑已類欲已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

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

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

與管同言管主其事補注先謙曰官本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

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

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

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已故

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漑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

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

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曰為外

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補注宋祁曰浙本觀字下

有覽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曰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

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曰

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

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

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補注先謙曰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

陵在建始二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在鴻嘉元年罷昌陵反故

陵在永始元年反故陵即此傳所云復還歸延陵也反故陵後制

度仍奢故向上此疏末云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明向此

疏諫延陵制度之奢非諫昌陵也谷永傳云五年不成而後反故

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又云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宮室與向此時進諫事可互證漢紀通鑑並載此疏於永始元年

罷昌陵之前以為向諫昌陵誤矣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

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

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

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呂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

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呂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

二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為周作謂周字同二家作諸家是 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

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

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喟然歎曰然歎息貌

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音丘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

位反 公其何曰戒慎民萌何曰勸勉師古曰萌與毗同無知之貌補注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下有毗毗二字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

補注劉放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雖有禹湯之德

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曰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

至公篇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汜論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注嶺太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案周欲

子孫以德久長故不使馮恃險阻漢德不及周故即關中之險也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

阻世之長短曰德為効

師古曰効謂徵驗也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

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

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曰遠望也補注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

意悽愴悲懷顧

謂羣臣曰嗟乎曰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應劭曰斲斲也陳施也孟

康曰斲絮曰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曰紵衣之絮也斲而陳其間又

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斲音側略反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

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

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

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寘器衛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
大假為喻也錮音固補注先謙
日官本衛作備假下有以字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曰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

師古曰厚衣之曰薪言積薪曰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為

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

帝葬於橋山

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子午山在慶陽府合水縣東及寧州真寧縣東即橋山也

據水經注古陽周在走馬水北應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北界真寧之陽周乃後魏僑置非故縣也橋山黃帝陵皆當據水經注改入

延安

堯葬濟陰

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唐堯陵在曹州府荷澤縣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與濮州接界丘壠

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補注葉德輝曰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劉向日堯葬濟陰丘壠山涉此丘壠皆小

誤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補注葉德輝曰禮記作三妃當依此訂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

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

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

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補注沈欽韓曰呂覽安死殷湯無葬

篇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明以肆為市肆矣顏說非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補注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亭城

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毫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各十步

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

災因行湯冢寰宇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沈欽韓

曰汜水注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臚志薄皇覽曰薄城郭東

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殷湯冢

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所謂湯冢者而世謂之王子喬冢案湯

冢鄙氏亦不能決故謂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

州當作岐周沈欽韓曰元和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

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數十丈亦謂之畢陌周公

墓在縣北十三里一統志文王武王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文

是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

補注沈欽韓曰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一統

志斬年宮在鳳翔府南即秦橐泉宮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樛里子葬於武庫古曰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

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樛里

子墓在長安縣東北長安故城中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皆無巨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

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補注宋祁曰正文注文防

人轉寫當作坊先謙曰宋說不可解疑所見本作坊云當作防後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曰巨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曰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

有識字引宋祁曰注文為四尺墳補注沈欽韓曰叔梁紇之葬以

識字下當更有識字所在孔子感之故既葬其母因封識之不欲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以隱情易故規乃託言東西南北之人耳

曰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補注葉

德輝曰闕本德藩本古下有者字先謙曰官本有者字

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

博之間師古曰二邑竝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已時服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孟康曰隱蔽之才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補注王文彬曰禮記鄭注隱據也

封可手據謂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補注沈欽韓曰號高四尺所

詔來瞽皋舞注皋之言號也喪大記小臣復北面三號足明皋號

字同為招魂復魄也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

其綏復則道死有復也但彼是載尸歸而復季札葬骨肉歸復於

而復為禮之變耳觀下魂氣無不之則號為復明矣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

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

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

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體作禮先謙曰作體是通鑑作體漢紀作禮益舊

本不同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槨奢秦故激已此言秦

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情字引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補注錢大昕曰

惠文一也武二也昭三也嚴襄即莊襄四也此云五王者蓋昭王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耳先謙曰官本注文無則字

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

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李奇曰壙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壙中曰為

離宮別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觀作館下無也字人膏為燈燭補注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王文彬曰据下又有

生葬工匠之文則此不得從晉說當以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

為是如禮云公輸般請以機封之類是也

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原為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量

諫度也諫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云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王莽傳功亡原者賞不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

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齊策
高注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
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又多殺宮人

生葬工匠計百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補注錢大昭曰役古文
役字見說文先謙曰官

本作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
勝之將補注先

謙曰周章即周文陳勝傳周文西擊秦行
收兵至關卒十萬無百萬也說詳勝傳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者咸見發掘也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
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補
注錢大昕曰鑿猶隧也隧鑿聲相近牧者持火

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
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

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補注先謙曰胡
注知讀曰智

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

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

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

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于秩秩流行也于澗也喻宣

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補注沈欽韓曰成

帝無嗣故言此示勸戒

及魯嚴公

師古曰即莊公也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後嗣再絕

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

師古曰埤下也音婢

積土為山發民

墳墓積已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

功費大萬百餘

應劭

曰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已饑饉

物故流離已十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

臣甚惛焉

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

此事也惛音昏一日惛古閔字憂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從後說案漢紀作愍閔愍惛字通

已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師古曰安焉也補注葉德輝曰閔本無注先謙曰官

本無謀之賢知則不悅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示眾庶則苦之若苟曰

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補注先謙曰聰官本慈仁倒

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補注葉德輝曰漢紀美作業光昭五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顧猶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在亂君下說愚夫之曰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

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曰

儉安神可曰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曰侈生害足曰為戒補注先謙

曰上文言秦國五王此不應獨稱秦昭疑昭字衍初陵之榘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榘音規

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榘音議皆同其字從木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所以墓謂之榘注謂

規度墓地也引此初陵之榘則字當從土作榘非先謙曰官本注在初陵之榘下議作義是曰息眾庶書奏上

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

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好也向已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

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孽愛也嬖

音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補注先謙曰曾鞏云傳稱八篇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

非向書已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補注沈

本然也新序三十篇說苑二十篇案說苑本有劉向奏上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除去復重

更造新事則此二書舊本有之向重為訂正非劫自其手也 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

十上已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

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漸作甚向雅奇

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絜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絜古累字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已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

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干高反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

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

師古曰衎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補注劉奉世曰季孫林父甯殖子謂弑其君剽乃甯喜也先謙曰官本注照作昭

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已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

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

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竝在五行志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竝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補注劉

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

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

日瓚說也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補注先謙曰顏注避諱改世為君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母之弟作之母弟

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

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

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

於望夷之宮閭樂曰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曰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
補注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

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葉德輝曰秦本紀集解引張晏及黃圖說與博物志同師古以胡亥葬處駁之豈有死葬同一處

者耶據黃圖云在涇陽縣界則宮在渭北無疑矣

秦遂曰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

師古曰席猶因

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寵字下

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

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曰誅滅之

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補注先謙曰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常

侍皆銀璫左貂金附蟬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

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為汙私依東宮之

尊假甥舅之親曰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

東故曰東宮先謙案官本注在依東宮之尊下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

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補注王念孫曰

恨讀為很忤逆也恨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很違也說文很聽從也一曰盩也盩

亦違也盩通作辰鄭注大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為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為很很者相

爭勝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帝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銘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

非恨讀為疾言辯訟是也曲禮很毋求勝鄭注很閱也謂爭訟也

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毛傳閱很也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很

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很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勇

鬪很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

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讀為很謂相爭

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

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

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恨亦讀為很

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君歡然與子

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

並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

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為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很之借字矣

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

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曰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

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

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

皆不及也

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

補注宋祁曰微作徵周壽昌曰易繫辭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微象即是此義似無用改作徵葉德輝曰漢紀作微先謙曰通鑑同胡注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

孝昭帝

時冠石立於泰山

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

具在畦

孟傳 仆柳起於上林

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畦孟傳

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

補注先謙曰王莽之先本濟南東平陵人

其梓柱生枝

葉扶疏上出屋根兩地中

補注先謙曰官本兩作垂引宋祁曰垂作雨一作垂張照云案今或作垂作雨

而汲古閣本尚作兩字王念孫云通鑑漢紀二十二作兩司馬康云兩測洽切胡三省云字書測洽之雨從干從日與今兩字不同

漢書作根壘地中意兩即壘字也念孫案漢書作壘乃兩字之誤

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兩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

言壘則作雨者是也廣韻雨俗作雨之閒釋文插作雨古字通則漢書以雨為壘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壘泥中宋祁曰壘字作雨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劔挺墜首壘泥中宋祁曰壘字

當是甬字亦是也泥中可言甬不可言巫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
作甬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茲
插雖立石起柳無已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

阜阜臣與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如涪曰內猶親也而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補注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周壽昌曰平昌侯王所已

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

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黜遠外戚毋授已政師古

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補皆罷令就弟已則效先帝之所

行補注葉德輝曰弟德藩本作弟先謙曰官本厚安外戚全其宗

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已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

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為後嗣憂昭

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畱聖思審

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天下幸甚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

昌陵疏載永始元年疏於陽朔二年而前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

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已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

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補注王念孫曰積思當

類聚雜文部一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為精思字之誤也藝文

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

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蓋三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

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

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師古曰事見虞

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補注劉奉世曰毋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王念孫曰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謹告篇云舜告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以駁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亦言湯曰桀為戒也

聖帝明王常曰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

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

五月有奇而壹食

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

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比

也類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補注先謙曰胡注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己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預此數異有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已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已察時變師古

曰賁彖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

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

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

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

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君之託臣也二世不

恤天下人有畔心象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

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正故曰枉矢流已亂伐亂蘇林曰

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彗火燒宮師古

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人見臨洮石

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已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

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

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

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

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祿星久陰不雨者二

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

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竝見尚書高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師古曰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補注

讀曰響葉德輝曰閩本德藩本下下無有字先謙曰官本無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曰崇劉

氏補注先謙曰胡注崇增高也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謂增高劉氏之業愈巍巍也

猥款誠之

意也奸犯也狠音懇奸音干補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

紫宮師古曰炎音弋瞻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呂設卦指爻而復說

義書曰佯來呂圖孟康曰佯使也使人呂圖來示成王明日說不

謙曰官本曰天文難呂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讀曰閑補注上輒入之師古曰謂

注錢大昭曰謂納其然終不能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載此疏於

言先謙曰二說並通然終不能用也元延元年考異云向傳云星

孛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案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

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

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胡三省云案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

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

十歲間日入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

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

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廕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已彊漢宗卑私門保守

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補注葉德輝曰漢紀作輒

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

非挾助之解也陳景雲云顏注蓋仍誤而傳會其說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

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補注錢大昕曰依此推檢向當卒於

後四十餘年案傳言卒後十三年王氏代漢則向卒於成帝建平

元年由建平元年前上推向生於昭帝元鳳四年自既冠擢為諫大夫至此實四十餘年當以漢紀為是吳修續疑年錄亦推向生元鳳四年卒建平元年蓋莽代漢在孺子嬰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

上距向卒正十三歲之
後錢氏誤推不足據
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呂易教授

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已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一載劉向集書誠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又四百五十六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

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慎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河平中受詔與父

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

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

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

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補注沈欽韓曰馬融周官傳云歆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葉德輝曰原

本北堂書鈔九十八引桓譚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時丞相史尹

咸曰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

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曰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

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補注錢大昕曰志古識字

後文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藝文志多見而志之皆從古文過絕於人歆曰為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先謙曰官本注言在數下是傳聞之與親見之補注宋祁曰其之字當刪其

詳略不同歆數曰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覓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師古曰竝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曰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

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

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

書制作春秋已紀帝王之道補注先謙曰文選紀作記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終而大義乖補注先謙曰文選李注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

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呂竹曰邊呂木曰豆邊音邊補注宋祁曰理一作治先謙

曰官本注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補注先謙曰官本氏作子陵夷至于暴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呂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補注先謙曰藝文志

秦燔書而易為卜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補注先謙曰見惠紀四年然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補注錢大昭曰李善注文選謂絳灌是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案孝惠世周勃灌嬰俱在而一取

封地一取氏族不相倫類故李氏疑非二人蓋據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然史傳中無此人且賈誼傳已云樊鄴絳灌樊指噲鄴指商絳指周勃灌指灌嬰又陳平傳云絳灌等或讒平樊噲傳云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外戚傳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蓋各舉其姓則周有周昌周寵之不同各舉其封地嬰又封穎陰兩字不可單稱故當時有此絳灌之日

介胄武夫莫不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

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

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

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補注宋祁曰在漢朝

不容更有漢字錢大昕曰漢初留川田何濟南伏生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魯高堂生齊胡毋生皆諸侯王國人唯賈生洛陽人在

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唯賈生一人宋未之思耳何焯曰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修左氏春秋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推賈生先謙曰文選無漢字

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即所謂經師也睦弘上書稱先師董仲舒即是其義也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

相合而成

補注先謙曰李注成一經也

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補注先謙曰文選讀作讚

李注引略曰孝武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

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師古

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補注宋祁曰浙本離於作離合先謙曰李注全經未焚書之時案官本無稱字

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已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

補注錢大

昭曰文選九下有篇字先謙曰官本有篇字

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補注沈欽韓曰孔子世家末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不及見

巫蠱之禍也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

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與世家早卒之文合

王鳴盛云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案近代閻氏王氏辨偽

孔傳已詳不復出然又有可疑者安國身為儒官既以古文傳授

何不及生存時獻而當身後倥傯多事始上之乎當魯恭王始封

在景帝中本傳首云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壁得古文亦在

景武之際武帝即位敦崇儒術未逞多欲苟知孔氏所藏古書縱

其後寬先受業孔安國則古文始師名輩在先無踰於安國治今
文者何能抑使不行乎蓋古文之不顯實緣世主之不好而學者
所苦難史云巫蠱事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不得施行遂為疑案

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補注先謙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
文尚書逸禮也葉德輝云三事不

及毛詩者以毛詩無先師也班志藝文敘毛詩則云自謂子夏所
傳河間獻王好之儒林傳則云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班意皆有微詞歆亦知毛詩不如書

禮左傳之可信故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
簡遺失之

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補注先謙
曰文選無傳字間作脫藝文志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傳問民間補注先謙曰
文選傳作博則有魯國柏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補注先謙曰柏當作桓闕本官本
不誤宋人桓缺末筆遂譌為柏貫

公傳左氏春秋於賈誼庸生傳古文尚書於都與此同抑而未施
尉朝桓公即桓生傳禮於徐生並見儒林傳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補注
沈欽

韓曰大戴小辨篇子曰若
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
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

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補注沈欽韓曰公穀二傳皆戰國時為末

也說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

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論誹篇文學曰論者相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已尚書為備蘇林曰

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

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備上有不字齊召南云案瓚注

据太常孔臧與從弟安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妄謂二十

八篇取象二十八宿錢大昕云以注文證之不字衍陳詩庭云南

監本無不字先謙案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補注先謙曰言自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補注先謙曰昭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樂與士君子同之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補注先謙曰考詢其可否

遣近臣奉指銜命將已輔

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

比音頻寐反

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已不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不

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補注宋祁曰注文當作苟以己不誦習之

欲已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

補注先謙曰李注二語本太公金匱

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

書

補注先謙曰文選其下多為字

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補注何焯曰內謂陳發祕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

生遺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愈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

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

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師古曰過猶誤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補注先謙

曰官本言今此數家之言所曰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

下無也字師古曰專執己所偏黨同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

專己守殘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違明詔失聖意曰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

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曰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意欲廣道術亦何曰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

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曰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曰病

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

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補注宋祁曰浙本作太皇太后太后畱歆為右曹太中大

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

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補注先謙曰具載律曆志初歆曰建平元年改

名秀字穎叔云

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幾已趣也補

注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何焯曰載其改名於哀帝之時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及王莽篡位歆

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

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

師古曰孫況即荀卿

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師古曰近音其斬反

劉氏鴻範論發明大

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

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嗚虜向言山陵之

戒于今察之

師古曰虜讀曰呼補注何焯曰言赤眉之亂無不被發先謙曰官本注在嗚虜下

哀哉指明

梓柱已推廢興昭矣

師古曰昭然明白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與

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歟補注何焯曰多

聞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歷譜言山陵梓柱則加以直諒七略三
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之而申言向之直諒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先謙曰官本注可
謂益矣矣作也

楚元王傳第六

終

漢書二十六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呂事也如涪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

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呂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補注宋祁曰俠疑作挾 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 如涪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

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袷柳柳聚也眾飾之所聚也此為載呂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

是也隆穹所謂車輦者耳非此之謂也輦音扶晚反補注 并與其先謙曰案集解引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與此異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乃之雒陽見汝

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

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

而曰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曰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胡南走越耳

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上有即字

夫忌壯士曰資敵國此伍子

胥所曰鞭荆平之墓也

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

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補注宋禘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先謙曰史記有王

字忌同浙本作亡誤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師古曰從音干容反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隙補注宋祁

曰注未當添也字

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曰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

補注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孝惠

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嫚讀與慢同補注先謙曰見匈奴傳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呂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呂高帝兵三十餘萬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眾而本書匈奴傳載布言三十二萬人噲

時亦在其中六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呂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

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瘡作

創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為御史大夫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又上無人字引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至雷邸一月師

有人字顧炎武云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日邸諸郡朝宿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補注劉布進之舍在京師也

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呂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

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受字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

陛下曰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呂窺

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

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呂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呂自炫耀也李奇曰

持權屬請人顧呂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已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補注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

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先謙曰官本注屬下有以字史記云生楚人事貴人趙談等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補注宋祁曰越本談作同先謙曰史公以父諱談為同漢書自應作談越本乃後人據史記妄改與竇

長者善服虔曰景帝舅補注先謙曰見外戚傳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己紹介也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

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百下有斤字諾上有一字足

下何已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

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補注何焯曰既為俠則其交必難此曹丘所以卒容於季布也引入畱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布名所已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

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

爰蓋字言已兄長之禮事也補注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也字作之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補注先謙曰索隱漢書作中尉司馬誤也有尉字則如不加注中尉郵都不敢加補注

昌曰雖以都之嚴峻不敢有加於彼先謙曰史記作不敢不加禮都見酷吏傳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已

行師古曰詐自稱為當是時季心已勇布已諾聞關中補注何焯曰漢初游

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自田竇敗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

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魁矣布母弟丁公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補注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周壽昌曰左僖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謂

同母弟為母弟也師古曰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

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

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戾

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呂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

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庶人見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

魏豹傳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

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燕將臧荼舉呂為都尉荼為

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

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呂謀反夷三族梟首

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已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

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

陽成皋間項王所已不能遂西徒已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

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

破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之引宋祁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今漢壹徵兵於

梁補注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彭王病不行而疑已為反反形未見已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

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

呂法滅之吳楚反時呂功封為鄒侯蘇林曰鄒音輸清河縣也補注先謙曰今濟南府平原縣

西南五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

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補注錢大昕曰史記云陘城今在中山國攷地理志中山有苦陘有陸成無陘

也城縣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

之稱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樂毅傳樂氏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集解臣公一作巨公史公贊云樂瑕

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臣公本一作巨公此鉅公即巨公也御覽五百十引道學傳亦作樂鉅公臣為巨譌無疑

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

趙午言之趙王張敖呂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

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補注先謙曰史記有稱王家奴四字隨王

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補注先謙曰官本廢下有王字引宋

無王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補注宋祁曰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末有也字引宋祁云刪也字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補注何焯

曰欒布再為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孝文帝初立召叔

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比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

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曰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曰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師古曰敵與驅同言不敵

之令戰也歐字從文文音普木反補注宋祁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戰字先謙曰官本歐作歐文作支是乃孟舒所

呂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呂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

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呂梁事為

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

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呂為魯相補注先謙曰相

景帝子共王餘相初至官民呂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

二千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補注錢大昭曰千閩本作十先謙曰官本作十是史記同曰王非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

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

暴露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補注周壽昌曰舍入舍休而息也禮月令云耕者少舍王

呂故不大出遊數年呂官卒魯呂百金祠補注沈欽韓曰以少子

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呂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

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

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補注

以丞相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補注先謙曰褚少

史刺舉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大

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

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

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

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

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

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呂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鄧展

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

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搴音騫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加典

字云身屢典軍非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屢當作爲屢先謙曰爲謂古字通身屢典軍卽用史記文可謂壯士及至

困厄奴僂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僂古戮字也奴僂謂髡鉗爲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

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音工代反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槩爲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游俠傳感槩不

快意史記作慨不快意是感槩即感慨也感慨之爲感槩猶慨然之爲槩然莊子至樂篇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是也其

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俚

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欒布哭

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計畫無復之耳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雖

古烈士何已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